

編號：58

作品：鴻濛

## 一·魂兮歸來

南海之帝爲儻，北海之帝爲忽，中央之帝爲渾沌。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，渾沌待之甚善。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，曰：『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，此獨無有，嘗試鑿之。』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渾沌死——《莊子·應帝王篇》

魂兮歸來。東有烈日，足可銷熔金石；南有蝮蛇巨蟲，以人肉爲食；西有流沙，瀚漠不知其蹤，北有寒山，積雪千仞。魂兮歸來，不知其東南西北何處可依。中央呢？

中央有天帝，名曰渾沌。

算不清是星子幾番起伏升降之前的傳說了。彼時盤古尙未開闢出天地，女媧也未能搏土造人，雲霧繚繞瀰漫於八荒四垓，不知盡頭在何方。在這晦暗不定中降生了一名鎮守中央的天神，沒有眼睛卻可視物，沒有耳朵卻可辨聲，散漫一片，無據可憑，無軀可依，因其外型混沌不明，故名渾沌。與之同生的還有南北兩位大神。南邊大神名爲儻，北邊大神名爲忽。

與渾沌不同的是，儻和忽擁有分明的身軀，從五官至四肢，不一而足，外觀與常人無異。

一日，儻和忽一起到中央的渾沌之地作客。渾沌也謹遵他所知的禮節接待他們。在一場賓主盡歡的會晤之後，儻和忽商量要報答渾沌的親切，討論出一個結果：「我們都有五官，也就是七竅，只有渾沌沒有。這對掌管中央的天帝來說，不免有點美中不足。不如我們替他開竅吧。」

二神商議已定，真的在渾沌身上開竅。一天鑿開一竅，七天後渾沌死去。

浩浩江水，不曾爲誰淹留，沉浸於斯的萬物只能隨波逐流。時光亦然。遠古的傳說在它反覆淘洗之下，徒餘一則近似滑稽的敘述，一副空虛的骨架。

魂兮歸來。被遺忘的，是傳說背後的真實——儻和忽早有預謀，鑿開七竅並非報渾沌的恩德，而是一樁精心策劃的殺戮。閻雲翻騰，陰風怒吼中，開了七竅的渾沌直往下落，天與地於焉分開。儻和忽下降到新生大地，化身爲最早的造物主。

關於此傳說的另一個真實是：渾沌並沒有死。祂曾是整個宇宙空間的主宰，即使合起來代表時間和生命的儻和忽也奈何不了他。他只是進入亙古的睡眠，陷入不知何時會醒來的夢魘中。

魂兮歸來。是春天的第一滴雨露喚醒祂的。祂的肌膚因水的清冷而震顫，於是祂抬起眼簾，看見燦亮奪目的陽光，祂才意識到自己擁有眼睛；露珠在祂唇上留下自己的甘甜，祂才發覺自己有口；祂訝異地坐起身來，看見自己全新的身體，從手指到腳踵，無一不全。

祂站起來，定睛望去，眼前是一片如畫的江山。時值初春，翠巒列枕，綠野含茵，江邊白蘋露新葉，岸上芳芷綻初瓣。體內有股矛盾：祂不能適應這紛呈的色彩和繁雜的形狀，這對祂而言太過盛情，太過激烈。然而，群芳不因祂逐漸趨近的脚步而有所遲疑，反而更加恣意怒放。

他傾下身，飲用一朵木蘭上墜下的晶瑩露珠。

風靜靜地吹過，廣袤的平原盡處與天的交會處，有祂漸去漸遠的模糊背影。一切都如創始之初沒有改變，只有蘭蕙的花瓣紛紛落下，深深淺淺的……

此時，正是人類誕生的一千年之後。

## 二·若有人兮山之阿

有人焉。鳥喙，有翼，方捕魚于海。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謹頭。——《山海經·海內南經》

在九州大陸的西南隅，有一系列信奉鵠鵠神的國家。鵠鵠，是一種外形像貓頭鷹的鳥神。這些國家的人類，身上或多或少也有鳥類的特質。譬如說，比翼國的國民僅有一翼一足，出入一定要成雙相偕而飛。羽民國的居民有著削瘦的長臉，渾身披滿羽毛，背上也有翅膀，但飛不了多遠。從這兩個國家朝東南方走，就到了謹頭國，這是西南邊最強盛的國家。此國國民外型 and 現代人類差不多，只是生有鳥的尖喙和一對翅膀。那對翅膀並不能用來飛行，只能像拐杖一樣支撐身體，權充腿的輔助。仗著這對翅膀的幫助，他們行動極為輕便，捕魚從未失手，儲存糧食的倉庫也總是滿的。他們的手也很靈巧，建造了許多舒適的房子和方便的工具，生活得十分富足。

謹頭人也是少數有能力建造城郭的民族。如今，就有一名旅人站在空曠的平野上，冷冷地掃視他們的城門。城門是以河邊盛產的灰頁岩所砌成，疊合處密的連一根鳥羽都無法插入。城牆的表面被打磨的十分光潔，表面密密麻麻地刻滿圖案，鳥羽紛綸，魚鱗斑斕，蘆葦綠水蕩漾，浮雲晴空招搖，異形異狀，令人目眩神迷。

城牆的後方，是用堅硬樹木搭起的高聳瞭望台。每根木頭都刨皮去結，顯露光滑的紋理，上面也絲絲細細地刻滿圖案。

第一個發現旅人的就是瞭望台上的守衛。看到陌生人的來臨，他隨即警戒起來。拿起掛在一旁的號角，頓時「嗚嗚」的號角聲響遍全城。

木製的城門馬上打開，傾出七、八個以翼杖地行走的謹頭人。頃刻間旅人就被數枝矛——上面綁著銳利錐形石的木棍——封住全身，動彈不得。

「你是誰？」身材高大，看來像是隊長的謹頭人開口問著，同時也細細打量面前的不速之客。

旅人有一張可說是相當俊秀的年輕男子臉孔。一雙眼睛明徹如水，卻沉穩無波，宛如歷經千澗萬壑的江水，終歸于海的那種平靜。他的表情絲毫不為外在情勢所動，有種深藏於山的高大喬木，看盡萬物變遷的一份漠然。

唯一不甘寂寞的，是他飛揚身後的一頭長髮，飄舞著似乎與呼嘯過耳的風嬉鬧著。

他的身體也披滿羽毛，這是他與這些人同族的證明。他開口說：「我是……」頓了一下，聲音中彷彿有無盡的落葉蕭蕭灑下。

「我是『巫』。」

聲調雖輕，卻重重地擊進在場眾人的心中。「匡琅」的武器落地聲不絕於耳，所有人一致跪了下來，雙手交叉，這是對身份高貴的人行的大禮。

『巫』在古老的世代是種備受敬重的行業。一般人咸信『巫』是介於神與人之間的媒介，能通天貫地，無所不能。法力靈通的巫師往往是一個國家的首領，就算不是，其口中吐出的話語也足以左右領袖的決策。除了傳達神的旨意之外，他們也處理人間的疑難雜症，包括治病。

這點，對於目前被死亡陰影纏身的謹頭人而言，尤其重要。

『巫』在眾多讎頭人的帶領之下，見到讎頭國的國長，丹朱。年事已高的他，一雙巨翼已呈雪白。尖長的嘴喙看來有點狡獪，細長的眼睛內斂精光。他向『巫』做了一揖，解釋：「我國自古富足，對鵠鵠神的祭祀也從未怠慢，祭品有多沒有少，卻遭到天降奇禍。大約在三十次日昇日落之前，開始有了這場怪病。」

說完，他示意讓『巫』看看整個國內的景況。已死的讎頭人被堆在一邊，無力垂下的羽翼疊成一個墳邱。一名病危的讎頭人倒在地上，口中不斷嘔出黃色汁液，身上骨骼歷歷可數。其他得病的讎頭人或坐或臥，因為不斷嘔吐的關係，均萎靡如離水的魚。

在『巫』低頭檢視病人情況的同時，丹朱又說：「染上這場怪病之後，會不斷嘔吐。若是還能進食的話到還好，最怕就是吐到連東西都無法入口，大概七八次日昇日落以後就會餓死。本來小人想請巫師向鵠鵠神尋求解決方法的，但是，」他無奈地搖搖頭：「他在十五次日昇日落前就得病死了。幸好遇到雲遊四方的先生，請務必解救我們讎頭國民。」丹朱又深深地對『巫』鞠了一躬。先生是給地位高尚的人的敬稱，丹朱的這番話，說的真是誠心誠意至極。

大概巡視過國內的狀況後，『巫』回頭對丹朱說：「依我看，這病也不太難治。」丹朱頓時笑顏逐開：「真的嗎？倘若真能解救我們國民，小人與國民當傾城以報。」

『巫』揚起手阻止他說下去，只是淡淡地回應：「用不著這麼多。只要一方清淨斗室，供我焚香祝禱。片刻之後，鵠鵠……神就會現身，醫治百病。」

丹朱一聽，喜不自勝，忙吩咐手下準備。他只忙著向手下叮囑，渾然中卻忽略掉，『巫』在提及神的名諱時，嘴角勾起的，那抹嘲諷笑意。

讎頭國近海，海浪拍擊岩岸的聲音隱隱傳來，遙遠而細碎，不知是誰被遺忘的嘆息。

就算擁有有形的翅膀，你們仍然無法飛翔。

何況是無形的神呢？祂真的能解救你們嗎？

沒想到讎頭人真的相信自己巫祝的身分。『巫』支著頤，獨自坐在為他準備的斗室中，思索著：

剛剛約略看過整個讎頭國的情景。死去的雖有數十人，染病的也近百人，但這數字，佔不到讎頭國總人口的一成，國長丹朱也未免太小題大作了一點。若不是本國巫祝的死讓他亂了心神，就是還有別的事在煩憂他。

那病也不是什麼絕症，只是症狀較為嚴重的痢疾罷了，死去的人多半不是死於疾病本身，而是死於身體虛弱。

他脫下身上的羽裘，羽裘下露出的事物就是他必須獨處的原因。然後，從中拿出一束藥草：

這是一株奇特的植物。細長如薈，遍體白毛，頂端綴以淡青色花序。這種植物有個名字叫『茆』，生長於大駝之山，對腹疾有極佳的療效。

忽然，一陣淒厲的聲響破空躍窗而來，闖進他的耳裡。

仔細一聽，那是示警的號角聲，一聲接一聲，一聲比一聲急迫，聲音震盪交疊，彷彿被嗜血狂獸緊追其後。隨之而生的，是武器擦撞的金石聲，與紛沓的腳步聲交錯著。此外，凌駕在這一團混亂之上的還有另外一個聲音，那是一句句驚慌失措的呼喊：

「『山鬼』來了，『山鬼』來了——」

謹頭國引以為傲的美麗城牆上，流竄著一個敏捷如獸的紅色身影。那是一個人，一個對於西南方的鳥神信仰國家而言，相當奇怪的一個人。他有健全的四肢，身材修長，身上卻沒有任何鳥類的痕跡。沒有半點羽毛的身體，穿著赭褐色的短衣短袴，下面露出乾淨的一雙長腿，背後當然也沒有翅膀。

他全身上下最醒目的，就是一頭鮮艷如火的紅色長髮，隨著風的張狂向四方張牙舞爪。雖沒有可以支撐身體的翅膀，他的動作卻比任何謹頭人的行動還要矯捷，在城牆上來去自如，幾個鷓子翻身就甩掉身後的追兵。翻進瞭望台，劈手奪過守衛的武器，踢倒守衛，搶走號角。號角在他得意的長嘯聲中落地，裂成片片。

擠身在洶湧人群中的『巫』順手抓住一個謹頭人，問：「那個是什麼東西？」

謹頭人正準備要拿起武器禦敵，一側身，見到是偉大的『巫』先生向自己問話，樂到連手上的傢伙都忘了，馬上把所知的據實以告：「那是『山鬼』。」

伸手指了一個方向，說：「那裡有一座陰山，陰山上有一座鬼窟。這『山鬼』就是從鬼窟竄出來的妖怪。據說他們得罪了鷓鴣神，所以渾身光溜溜的沒有羽毛，只長了兩層皮。這山鬼長的尤其恐怖，一頭紅髮紅的像血一樣，也不知道是殺了多少人才變成這樣。不過，說也奇怪，他最近到我們國裡，倒也沒有多傷人，只是打劫了糧食就跑，跑起來像飛一樣，我們國裡最快的勇士都追不上。」

談話間，只聽到『山鬼』數聲清嘯，縱身一躍，只看到血般的一團紅雲，輕巧地飄落到地面上。謹頭人也不惶多讓，全部包圍上去，展開一場惡鬥。

既然他已落地，眾人也能更清楚地看見他的模樣。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，只差沒有那長長尖尖的鳥喙。只可惜一頭飛舞的紅髮過於礙眼，仍無法看清他的表情相貌。

『山鬼』手上並無持武器，數名謹頭人拿矛攻他上盤，他身體竟如游魚般滑溜，一個眼花，身子已出矛的攻擊範圍之外。再迴身，一人抱著自己的手臂哀號，矛已被他奪下。再一眨眼，已有數人被刺倒下。『山鬼』仗著身型快捷，矛隨身行，一把矛舞的勁風朔朔，專挑謹頭人的羽翼攻擊。謹頭人的翅膀本來就是拐杖，一旦受傷雙腿就失去支撐的力量，只得向前仆倒。謹頭人雖多，後面的人也被前面跌倒的人的身軀阻擋，行動施展不開，更無人近的了『山鬼』之身。只是敵眾我寡，他也沒有取勝的機會。

『山鬼』也不戀戰，趁得空檔，矛在地下一撐，身子就躍出戰鬥範圍。略一提氣，拔足就向謹頭國中央的建築物——糧倉奔去。就如同那個謹頭人說明的：他每次現身，打劫一批糧食就離去，也不多傷人命。

但謹頭人也不是省油的燈。『山鬼』在這裡出沒不是第一次了，歷經數次的失敗讓他們早有預備。糧倉旁拿著石弩的隊伍埋伏已久，眼見『山鬼』的腳步逐漸趨近，他們迫不及待地現身，「咻咻」連珠炮一連發了五隻弩箭。『山鬼』看似有些訝異，並不是以敏捷的身法躲避弩箭，反而無視地迎上箭身。

四週一片悄然，所有人都稟住聲息，唯聽到弩箭破空發出的尖利聲響。紅色的身影一閃，血紅的頭髮如火焰般向四周燎燒開來。再一定睛，『山鬼』仍一手持矛，另一手，一二三四，共握了四隻弩箭。但是——第五隻呢？眾人欣喜的眼神隨即被失望瀰漫。『山鬼』略偏頭，赤色長髮全傾瀉於同一邊的肩上，所有人都看的很清楚，包括站在明處的持矛者，包括隱於暗處的張弩者，包括了置身事外的『巫』，也包括了站在遠處，眼光精明內斂的一名老人——

『山鬼』的口裡，咬著第五隻箭。

然後他仰天狂笑，五隻箭齊聲落地。倉庫邊的守衛全都驚懼後退，沒有人敢

嘗試擋住『山鬼』一步一步逼近的步伐。他這次抓箭咬箭，情勢也是極險。本來，他可以仗著自己輕靈的身法避開的。但箭矢機動性強，若他避開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會馬上隨即而至，就算他能夠僥倖脫逃，也不可能再有機會接近糧倉，今日的行動失敗不說，他也受不了這種羞辱。所以，他選用最危險的方法，靠徒手抓住箭矢。謹頭國的弩箭並不同於其他國家簡陋的弓箭，它們有著一發能射穿二鳥的威力。這番讓『山鬼』抓住五隻，看似隨意，卻重重打擊到謹頭人的士氣，他們甚至連再次把弩射箭的氣力都沒有了。

也難怪他不得不笑。今日出擊，仍是他贏了。再下一刻，他劈開了糧倉的門。

門被劈裂的聲音響起的同時，『山鬼』笑聲頓時停止。當他察覺到異樣而向上暴竄的時候，已經太遲了。

從深邃的倉庫裡飛出一面銀色大網，瞬間將他纏住。『山鬼』發出怒吼，幾個身材特別高大的謹頭人從倉庫深處露臉，拉緊手上的繩子，將他緊緊縛住。

看到這一幕，站在遠處的老人滿意地點點頭，捻捻嘴上的鬍子，笑了。

和『山鬼』交手過幾次，他深知『山鬼』的聰明和敏捷，同時也明白他的自傲。他看透『山鬼』有能力接箭，也一定會爲了逞意氣而接箭。故意安排幾個不中用的弩箭手，就是爲了讓他們垂頭喪氣的模樣降低『山鬼』的戒心。真正的陷阱，其實是安排在倉庫裡面。

『巫』靜靜注視著丹朱得意的面容，喃喃自語：「真是充滿機心的人類。這就是儻的後人嗎？」

有很多聲音在他頭上嗡嗡嘲弄。趴在地上的『山鬼』厭惡地扭動身子，卻始終擺脫不了那如蟻蟲般惡毒的話語。反而是捆在他身上的網繩益發收緊，在他身上勒出一圈又一圈的血痕。如今的他，像一隻尚未羽化就被捕捉的蝶。

沉醉在得勝氣氛中的謹頭人注意到他的動作，示威地踢了一腳：「再掙扎也沒用的。這銀色的網可是我們耗費多日，用最堅韌的魚皮搓成的。你越掙扎他就捆的越緊，逃不掉的。」

「你現在倒可威風起來了。也不知道上次『山鬼』來的時候，第一個被他踢倒的是誰啊？」

「要怎麼對付這個妖怪才好呢？」

一名謹頭人用矛隔著網眼挑弄『山鬼』身上的衣服：「依我看，我們先剝掉他這層皮，看看他裡面是什麼樣子。再把他另一層皮也剝了，烤來吃算了。」

「這種怪物你也敢吃，不怕得怪病，哈哈！」

『山鬼』一聽，只氣得眼冒金星，一把怒火從內中燃起。只是困於四肢受縛，不得發作。一雙黑眸被怒火燒灼得無比清亮，宛如數點寒星在夜色中生輝。

也該是夜幕降臨的時分了。夕陽已經收起流連在海上的幾縷光絲，拖著徬徨不定的腳步隱入雲翳深處。帶著陽光暖意的風不再照拂著他，紅髮無力癱瘓在肩膀兩側，再無之前恣意飛翔的氣勢。

喧嘩忽然靜了下來。接著，『山鬼』只覺得一團黑影罩了下來，所有謹頭人都跪了下來，雙手交叉。有人在他頭頂上說話：「這麼漂亮的頭髮，殺掉太可惜了。」

他用眼睛餘光打量剛剛到臨的兩個人：一名老者，尖利的喙，雪白的翼，他知道是丹朱。另一個男人是誰？

那個人雖然也是滿身羽毛，面貌卻與自己無異，一頭黑髮以一條水青色的絲

條紮著。幾縷髮絲依舊不尋地飄動著。他毫不退卻地迎上自己怒視的眼光，充滿興趣地打量著他。

後者嘴角噙著一絲冷笑，硬是將頭別過去不願看他。

他又淡淡一笑：「別殺他，關起來就好了。」

「國長……」雖說是『巫』的命令，一些謹頭人還是有點為難地看著丹朱。

丹朱灑脫地擺擺手：「照『巫』先生的話做吧。」

幾個謹頭人馬上彎腰，把被捆得結結實實的『山鬼』抬起來送到監牢。『山鬼』或許已經放棄了，整個過程完全沒有再掙扎的舉動。但是，絲毫沒有人注意到，『山鬼』的眼睛在聽到『巫』先生的稱謂時，閃動了幾下。

夜半三更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口中發出疲憊的「啞啞」聲，卻只是往復繞著枝頭飛行，不肯擇枝休憩。忽然間，只見牠漆黑的身體垂直落下，在地面跌為一團墨色的塵泥。月亮冷如刀刃，冷冷地注視著牠墜毀的羽翼。

夜幕沉沉地下壓，正在值夜的謹頭人臉上蒙上片片層層陰影。擒拿了『山鬼』，困擾他們多時的怪病也在『巫』的施藥治療下有了起色。但似乎還是有什麼東西遠遠地站著，隨時準備將嗜血的舌頭伸到這些有翼民族的頭上。

謹頭國的國民大都已入夢鄉。唯一還有些微聲息的只有三個房間：村長丹朱的房間點著由魚油所製的蠟燭，幾名村內的長老正在竊竊私語著什麼。

『巫』的斗室也散發出微弱的光芒。但由於居民對他的敬畏，無人敢輕易接近他的房間。

發出最大騷動的地方是監牢。但那陣騷動在數名謹頭人守衛匆匆趕去之後已然沉寂。而且由於監牢所處的位置是國中最偏僻的地方，其他還清醒的人並未注意到這場混亂。

監牢也是用木材搭起來的一座建築物，外表看起來和一般房屋無異，只是略小一點。監牢內部是用削尖的木樁插在地上，把房間分隔成兩層。木樁裡面是犯人被繩子捆在內層的柱子上，木樁外面是看守犯人的五名謹頭人。

由於看守對象的特殊，監牢的門外又安置了十名看守，隨時支援內部。這對民風安定的謹頭國來說已經算是最完善的戒備。只是現在門外只站了兩名守門的謹頭人，其他的八位在聽到細小的騷動時就已趕進監牢了。

「我完全搞不懂國長在想什麼了。好不容易抓了『山鬼』，不趕快殺了他，竟然只把他關起來。」年紀看來較輕的守衛對他的同伴說。

「小子，國長的決定永遠是正確的。你還小，哪能知道他帶領我們謹頭國經過多少難關。」年紀較大的看守老氣橫秋地說著。

「這我知道。」沉默了一會兒：「我只是介意那個到處旅行的『巫』，隨隨便便就左右國長的決定。」

「『巫』說的話比國長的更不容違逆。」老的想了一下又說：「況且他的藥草治怪病真的有效，大概因為這樣國長不想與他為難吧。」

畢竟活的歲數比較久，老謹頭人看的也比較遠。

四週一片闐靜，除了兩人的談話聲之外，就只有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。就連輕微的蟲豸低鳴，在這樣的夜晚都清晰可聞。

但這樣的安靜未免太過份了一點，當兩人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，同時轉頭將目光投射在後面的監牢。距離剛才那八個人進去有多久了？加上原本再內的五個人共十三個人，對付手腳被縛的『山鬼』應該綽綽有餘才對。何以到現在都無聲

無息？

兩人拿不定主意，不知道該不該進去一探究竟。就在他們遲疑的時候，監牢的木門「咿呀」一聲開了。

老的罐頭人馬上迎上去詢問：「發生什麼事？怎麼這麼……」靜一字還未出口，只聽到一聲重擊聲——他倒下去的時候嘴唇蠕動著，驚恐的眼睛睜的大大的，羽毛散落一地。

看到此幕的年輕罐頭人嚇呆了，撐起羽翼就想逃，後方人物動作卻更快。皓皓月華，毫不掩飾地照映出前者的痛苦表情。也是一陣被重擊的悶哼聲，羽毛倉皇飛散，年輕的罐頭人只覺得一陣劇痛，羽翼失去了支撐的力量，只得跪倒在地。

他害怕地瞪大眼睛，齒格打顫，看著面前一步步逼近的敵人。妖怪，這絕對是妖怪。人類怎麼會有這麼紅的頭髮，這麼黑的眼珠，以及——這麼蒼白的臉孔！

更可怕的是，這妖怪開口了，說的還是人話：「我問你，那位『巫』在哪裡？」

過多的恐懼壓的他說不出話來，只能用艱澀腫脹的眼睛示意一個方向。那是一條小路，小路的盡頭有隱約的燈光，那是巫祝獨處的房間。

「很好。」妖怪輕輕微笑，嘴唇卻吐出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話語：「接下來，我就讓你和你的同伴躺在一起吧。」

年輕的罐頭人只看到紅髮飄動，銀光一閃，一種冰涼的觸感漫進他的頸部，隨即失去了知覺。

『山鬼』彎下腰，謹慎地將自己的身形隱藏在房屋的陰影後。此舉有點多餘，除非有其他罐頭人發現被他丟棄在監牢裡的十幾名守衛，不然這樣深沉的夜色，是不會有人驚醒發現他的。

他的手裡拿著一對彎刀。那彎刀通體雪白，閃爍一片清冷的銀光。刀身堅硬，刃面鋒利，材質非金非木，竟是美玉打造而成。這美玉是『山鬼』無意間發現的寶物。某日，當他在山澤水沒行走遊玩時，無意間被一種叫做女蘿的植物纏住，脫不得身。這女蘿原是喬木上的寄生植物，吸附力強，絲莖強韌，被它寄生過的樹木，沒有不枯萎早凋的。山鬼被它纏住，縱有矯健身手，也一時三刻脫離不得。

他在思索如何脫困的同時，忽然看到一旁的樹木，底下盤根錯節的地方光彩閃動。他一時好奇，硬是用尚有餘裕的一隻手將他拾了起來。那是兩片薄薄的石片，也許是某種玉石，通體雪白，灼灼溢出一席月色般的輝煌。『山鬼』將它放在手上稱掂著，一不小心就劃破手指，鮮紅的血滴到了玉片上。那玉也奇異，鮮血滴到它身上就像被吸收一樣，了然無跡。美玉依舊是美玉，純白無玷，冰清無瑕。

『山鬼』再次打量，發覺其稜角部份，鋒利異常。他嘗試以其稜角割斷身上的女蘿，沒想到韌度堅強的女蘿，竟然一觸即斷，花落無聲。

脫離女蘿的糾纏之後，『山鬼』把這兩塊玉片帶回所居住的鬼窟，耐心加以打磨成彎刀的形狀。打造成的彎刀，無堅不摧，就算前面是森然巨巖，銀光一閃，也馬上被劈成兩塊，而玉刀絲毫無損。吹根頭髮在刀面上，會無聲無息地斷為兩截。除此之外，這對玉刀動作也輕靈，御風破空，無往不利，因此『山鬼』叫他「璉」。

然而，由於玉璉刀過於凌厲，惟恐傷到無辜，『山鬼』很少把它用於實戰，只是出入打劫時必會藏在懷中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當天他被銀網困住之後不斷掙扎，除了受辱的氣憤之外，另一方面也是要把

懷中的玉璫刀甩出，割破魚網以謀脫逃之計。只是那銀網強韌不下女蘿，又有愈收愈緊的特性，玉璫刀竟然甩不出來，徒在身軀上留下不少傷痕。

也是個巧合。罐頭人在『巫』的指示下將『山鬼』抬到牢房，將他像物品一樣地攢到地上。也就是那一瞬間的振動，玉璫刀從懷裡落出，割破銀網。但那時『山鬼』心理已有別的打算，他不動聲色仍假裝受縛，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將玉璫刀藏在腳邊一堆已經發爛發臭的茅草下。趁罐頭人綁住他的時候偷偷以手抓住一截繩頭：這樣無論罐頭人綁得多緊，他都能夠自行鬆綁脫困。

然後就是等待。夜深，罐頭人守衛逐漸因疲勞鬆懈下來，他掙脫繩索，抄起玉璫刀，用刀背的地方敲昏裡頭的五個守衛。這個動作的小騷動引來外面的八個守衛，但由於空間過於窄小，他們根本沒有發揮的餘地，被『山鬼』輕易地一一敲昏。然後『山鬼』靜悄悄地窺探外面聲息，確定外面只剩兩名守衛另無他人之後，打傷他們的翅膀避免他們脫逃報信，然後問出他今晚的目標：『巫』所在的位置。

夜長夢多，這夜，還長的很。

『巫』盤腿坐在地上，背對著門，閉目沉思。他剛剛經對所有患病的罐頭人施藥救治，一直到現在才得歇息。看著罐頭人進貢給他的珍品——一種由魚油和鳥類羽毛混成的香料——就不禁冷笑。將它們丟出窗外，拿出放在羽裘中的數種香草焚燒，室內頓時瀰漫一股恬和的芬芳。其中一種是生長在牛首之山的特殊藥草，鮮紅的莖，花瓣像稻穗一樣拖的長長的，有個不雅的名字叫『鬼草』，卻有個美麗的用途，據說服食他的人可以忘憂。就算不服用他，它燃燒所散發出的煙也有安眠的作用。

但是，他現在並不需要『鬼草』的這個功能。

『巫』不必睡眠，因此他比凡人擁有更多的夜晚；『巫』也不必為飽暖奔波，因此比凡人擁有更多回憶往昔的時間。就像今夜，香草的氣味細細地縈繞在鼻樑裡，記憶如洪水在他腦海裡氾濫著，沒有出去的空間，也沒有回去的路。

時光溫柔地在他眼前漫漶成一片。

他看到儻，容顏皎潔如月光，一頭長髮漆黑若夜，瞳孔閃動如星揚。他注意到她總是抑鬱的眉間，詢問她，她微笑說：「你不明白。」笑聲中有默默顫動的憂傷。他被殺害的那個夜晚，他看到自己無聲無息地下墜，看到雲霧聚攏開散成天，看到儻下降到新生的大地。他看到忽站在儻的背後，張手成風，呵氣為雨，幻化為天地間的萬物。儻素手在新生的世界中創造人類，許許多多的聲音在她身邊飛舞，她的笑容燦爛如火花。

儻說：「你不明白。」

他的確不明白，即使當他在千年的孤絕中醒來之後，第一個念頭是體驗這個世界。他走訪了許多國家，如今的九州大陸，人類已失去神祇給予的原貌，他們崇拜野獸的圖騰，血統被具有靈力的神獸所玷汙，他們卻沾沾自喜地以動物的外型為榮。真正具有原型的人類被當成妖怪，香草藥材被巫師的胡亂咒語取代。他看到人類互相鬥智彼此毀滅，他聽到無法飛翔的羽翼發出悲鳴。

他空虛地閉上眼睛，只想讓這些意念如水流過他的身軀。但他卻忽略了，即使是握在掌中仍會逝去的水，還是會留下晶瑩的水珠在掌心。

他背後的門，無聲無息地被打開。

甫清醒的『巫』只覺得有一陣冰冷而清涼地東西悄悄地貼近自己的後頸，一

個清脆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：「不准出聲。不准動，不然的話，我就——殺了你。」

『山鬼』很驚訝，他萬萬沒想到會得到這種反應。面前被玉璫刀架住的人，始終背對著他的人，竟然輕笑一聲，說：「沒想到，你也是會講話的。」口氣熟稔得彷彿早知道他是誰，甚至已經預料到他會出現，所以好整以暇地坐著。

這種感覺令他很不舒服，就想是被濕冷的雨水澆了一身。

「不是叫你不許出聲嗎？」受到脅迫的好像變成他自己。爲了去除這種詭異的緊張感，他又將玉璫刀推進幾吋，刀鋒在『巫』的頸項閃出流麗的光芒。

沉寂了一會兒。『巫』又開口了：「那麼，你又想怎麼做呢，『山鬼』？難道就這樣和我一直在這房間僵持到早上？」

這一問句，震醒『山鬼』混亂的思緒。他猛然想起來這裡的目的，而推掉那陣不舒服的感覺。他必須要把這罐頭人的巫祝帶走，而且，刻不容緩。

「站起來，走出門外。別要逃跑，不然的話……」

「就殺了我對吧。」『巫』冷冷地接口。

兩人一前一後地走出房門，清涼的晚風從深邃的夜空降下，『山鬼』只覺的背後一片濕涼，才發覺自己渾身大汗，甚至連握刀的手都是滑的。

從『巫』所在的斗室出來左轉，就走上通往城門的大路。大路上永遠都有三三兩兩的衛兵來回巡守著，而且城門在夜晚是不開放的。這些，他都知道。

他附耳囑咐『巫』：「等一下，看到罐頭人的衛兵出現的話，想個可以讓我和你在晚上正當出國的理由。」

好巧不巧，『山鬼』還在低聲吩咐時，兩名爲一組的罐頭人守衛就從大路的對面遙遙向他們走來。

『山鬼』暗叫不妙。自己太過顯眼，想必那幾個罐頭人遠遠就注意到了。要論單打獨鬥，那樣的罐頭人再來十個也不是他的對手，但他可沒把握能一邊和人打鬥又一邊看緊這個巫祝。讓他脫逃了再喚人來，自己的努力不就全部白費了！

沒辦法了，只有一搏。他左手仍挾持著『巫』，右手臂微抬，玉璫刀的流光如月輪飽滿，似乎在等待飽餐鮮血的機會。那兩個罐頭人一開始就覺得不對勁，後來更在玉璫刀的光芒輝映中細見那頭飄飛如焰的紅髮，馬上轉頭逃跑。

『山鬼』提足要追，也顧不得挾持在手上的『巫』了。卻發現那兩個人的動作姿勢都異常奇特：本來逃跑的動作應該是先轉頭，然後撒腿狂奔。但那兩個人把頭轉過去之後，卻沒有任何像要跑步的動作，只是木然地站著，然後，又僵硬地將整個身子轉了回來。

再細看他們的臉，已不復見剛才的驚惶。平板如乾死在潮灘的死魚，兩隻眼睛呆滯死白，直勾勾地瞪著前方。

在他們的前方，『山鬼』也因他們詭異的模樣呆住了，更提不上出手攻擊的事了，直到附近一個帶著淡淡笑意的聲音喚回他的思緒：「你不是要我想法子騙他們讓我們安然出國嗎？那你現在接下來的動作呢？」

『山鬼』霎時轉頭怒瞪著『巫』：「你幹的好事嗎？你對他們做了什麼？下咒了嗎！」在所有山野水鄉的傳說中，下咒一直是巫祝的特殊能力之一。據說巫祝能藉用咒術的力量控制凡人的心神，驅使他們。但由於咒術本身力量太爲陰暗，被控制的人很難全身而退，換言之，就是非死即傷。

『巫』冷笑地搖搖頭：「咒術不過是一些不成熟的凡人法術。我用的是最低階的操心術，看到我們的人都會讓路，我們經過以後就會恢復正常，並忘記先前

的事。」

看著『山鬼』依然不信任的眼神，『巫』絲毫不以為杵，只是又開口了。

「我已經回答你的問題了。現在，你也該回答我的問題了。」

「你究竟要往何方去？」

### 三·表獨立兮于山之上

『山鬼』的目的是他所居住的陰山。當兩人走到陰山山麓時，『巫』才明白為什麼所有灌頭人的勇士都無法追上他，即使他們奔跑的速度超越疾風。陰山的山腳下生長著濃密的樹海，每一棵都是參天古木。陽光永遠透不進那在歲月下攢積的濃蔭，樹海中濃稠的黑暗蔓延無際。這樣的黑暗對灌頭人來說是過於沉重的恐懼，樹林中的歧岔枝桠也會纏住他們的翅膀。只有『山鬼』的人類身型才能在其中穿梭自如，對從小在陰山生長的他而言，這樣繁複的樹林迷宮卻是呵護他的童年花園。

在玉璫刀發出的璘光下，兩人靜謐地穿梭在樹影中。「跟著我。」『山鬼』回頭囑咐著『巫』。「如果你迷路了，只要跟著這個，」他舉起玉璫刀，讓『巫』能夠看清樹皮上面散落的黃色斑點，又說：「跟著這些有黃斑的樹，就能找到方向。」

所謂的「方向」通往的目的地是一棵需要十人以上才能合抱的巨木，枝葉濃密得恰如女人的秀髮。『山鬼』伸手把那些雜枝蕪葉撥開，露出一個黑黝黝，有成人高度的洞口。

「進去吧。」他說。

山洞裡仍是漆黑一片，和外面樹林的情況差不多。好在只有一條路，雖然曲折往復，迴旋詰屈，仍不至於失去方向。摸索地走了一會，出口瞬時出現在眼前。

出了洞口，頓覺柳暗花明。清冷的月色從頭頂潑灑而下，一座巨大的城垛遺蹟沐浴在蒼涼的月色中。這曾是一座非常雄偉的城堡，高度遠勝於西南諸國用泥土亂塑的矮牆，雄偉也超過灌頭國精雕細琢的美麗城牆。如今在歲月的反覆摧折下它已逝為塵埃，彷彿曾有某個的偉大的國家在此處假寐，睜醒以後碎片四處流散。

『山鬼』想的不是這些，不論多偉大的歷史都與他現實的問題無關。他踏開步伐，帶領『巫』越過城牆的缺口，進入城堡內部。

缺口中坐著一個小男孩，深黑的頭髮和眼珠，四肢修長健全，體格卻極為孱弱。他蒼白的臉蛋仰對著天空，那表情彷彿月亮是一道可口的美食。

和『山鬼』一樣，他身軀沒有鳥類的痕跡，身上也穿著被灌頭人稱為「第二層皮」的衣服。

聽到腳步聲的接近，他蒼白的臉孔泛出一絲笑意，馬上奔進那片紅色影子的懷中。

「絳虹姐姐，你終於回來了。今天比平常晚好多，我們大家都好擔心。」

『山鬼』，不，他也有一個人類的名字，而且是女性。絳虹彎下腰來，溫柔地拍拍那個孩子的頭，說：「我這不是回來了嗎？文狸，好孩子是不輕易哭泣的喔。大家的情況怎麼樣？」

不問還好，一問之下，那叫文狸的孩子隨即淚水氾濫成災，抽抽咽咽地說：「老伯在你今天離開不久以後就死了。死之前還一直要我們叫你回來，說叫你不要再去跟下面的鳥人打劫了，太危險了。他們會把你當妖怪殺掉的。」

聽到最後一句，絳虹原本緊皺的眉頭鎖得更緊了。她緊咬著下唇，不讓眼中

的澀意滑落，現在還不是掉淚的時候。她沉下聲，細語安慰著文狸：「不會的，我不會被殺的。大家也不會再死掉了，我就是爲了這件事，才帶他回來的。」

語畢，她的眼光望向『巫』，那雙漆黑的雙眼在夜晚灼灼發光，閃耀堅定的光采。對方剛好也在注視著他，又是淡淡地一笑。

那笑容彷彿透滿神秘的月光，又彷彿月光只是徒然的冷清

在陰山上的城堡遺址中，住了約百名的人類，和絳虹及文狸一樣，他們都具有現代人類外型，身上沒有任何一絲野獸的痕跡。被所有信仰鷓鴣神的鳥人們斥爲異類，這些殘破的城垛，就成爲他們最後的避難所。也因爲這些人類都聚集此處，罐頭人就稱這個地方爲鬼窟。

雖被稱作妖怪鬼怪，他們卻沒有任何特殊的力量，若要說的話，也就是比罐頭人更爲靈巧的雙手和大腦。他們也信奉神祇，人頭蛇身的女媧娘娘就是他們尊敬的守護神。即使如此，所有人一樣逃不過生老病死和有限的壽命。如今，他們被同樣威脅罐頭人的怪病籠罩著，情況似乎更爲險峻。

「這裡大概住了二百多人。」

「患病的有幾人？」

絳虹嘆了一口氣，回答『巫』的問題：「大概快一百個，剩下未得病的都是一些孩子。」

陰山上冷而潮，溫度變化極大，本就不適人類居住。地形崎嶇，不適宜生長糧食。雖然這些人努力適應環境，用簡單的工具紡織植物纖維作成衣裳禦寒，想辦法種植一些可吃的食物，卻還是擺脫不了日常生活的窘困。平常吃的東西也全都是溪水野果，根本沒有足夠的營養，因此當襲擊罐頭人的怪病也襲擊到他們身上的時候，所有染病的人都在沒有抵禦方法的情況下一一死去。

這點和食物供應總是很充分的罐頭國情況是不一樣的。

想到這裡，絳虹又嘆了一口氣：「如果能有足夠的食物就好了。」她很了解這次怪病的症狀，也從那些死去的人類瘦骨嶙峋的屍體上，清楚了解他們死亡的原因。

「你就是爲了他們才下去打劫的？」『巫』問。

「是又如何？」絳虹尖刻地反問。

從進來到現在，絳虹帶著他探望所有在荒廢城牆下苟延殘喘的族人。那淒慘的景像一陣一陣地抽痛她的心。更何況這些病人還是她至親的人，還在幾天前對她殷殷關切，會對她說：「別老是下去那裡，雖然病人需要食物，你也要小心自己安全啊。」的人。

然而，『巫』對這一切始終漠然以對，甚至還在左顧右盼後問她「這附近有沒有種樹」諸如此類無關緊要的問題。她再也忍不住心中湧昇的怒氣，用盡全身的力氣吼出來：「爲了這個打劫又怎麼樣！我就是看不慣他們，明明下面的土地這麼廣，他們卻全部將之霸佔，還把我們當妖怪趕到這處！我們哪裡不是人類了！只不過少了一對翅膀跟鳥嘴，說的話都一樣，受傷了也會痛，難過時也會哭。就算是這樣，我們也很努力地活著！沒有羽毛保護，只好學織布穿衣服。沒辦法捕魚，就想辦法自己種，你們鳥人憑什麼否定掉我們！」

「你也是。」她怒瞪著面前的『巫』：「我帶你來只是因爲你能治病，我在牢裡聽那些鳥人說的。你要是再不替他們治療的話，別怪我殺了你！」

『巫』對於她的怒氣也是絲毫沒有反應，一雙眼睛平靜無波，只是靜靜地說

說：「我替罐頭人治療只是因為想去參觀他們的城。至於你們這邊……」他又沉吟了一會，說：「好吧，我想你們也不會說出去。」

絳虹尚未了解他話中的涵義，只看到眼前一花，『巫』身上那些華麗繽紛的羽毛竟然往下落，並不是像罐頭人那樣的散落，而是一致向下掉，那情景，就像，就像——平常他們脫下衣服一樣。

隨著羽毛的落下，四周忽然湧出了一陣香氣，這香氣清新而不甜膩，令所有聞到的人都為之一振。

剛剛爲了怕被絳虹的怒氣波及到而躲在一旁的文狸，也蹦蹦跳跳地跑到『巫』的身邊，露出討好的微笑：「好香喔，哥哥，這是什麼的香味？」

「很多種藥草加在一起的香味。」『巫』說，從被脫下的羽裘中拿出一把細葉長莖的藥草『茆』，告訴文狸：「去叫還沒染病的朋友來。把這些藥草發給生病的人，每個人下吃下一枝就會好了。」

文狸沒什麼心機，一聽到這藥草能治好所有人的病，便高高興興地抱起整捧，找朋友幫忙發送去了。

整個遺蹟有風颯颯而過，吹揚『巫』的衣裳。在那件羽裘下，他穿的是一件水青色的長袍，中間繫著刻有流雲紋路的腰帶。袍袖長長地拖在身後如流逝的泉水，衣擺輕若無塵。他的頭髮似乎執意要與清風作伴而飄動著，卻被主人以青色的絲條繫住。

絳虹看到一切，整個人像被雷所擊中，只是指著『巫』驚訝地說不出話來。『巫』的身材修長，碩立於風，除了在月光下略嫌蒼白的皮膚之外，外觀卻是與自己人無異。

『巫』看到絳虹驚訝的表情，指著羽裘說：「這個東西是用來偽裝的。行走在這附近的國家，身上沒有一點痕跡是會被當妖物的。」

絳虹驚訝不減，腦海裡卻想到另一個問題。正要開口詢問，剛好從城垛深處傳出一陣叫喚她的聲音：

「絳虹姐姐，姐姐快點過來。」

絳虹辨明了方向，知道那裡躺著的病人可說是她最重要的人，那陣叫喚又如此急迫，一咬牙，就拉著彷彿置身事外的『巫』，兩人一齊向城垛的深處奔去。

在城垛的深處有個石室，居住條件可說是城垛中最好的。因為那個石室保存的很完整，包括可以遮風避雨的屋頂。在石室的中央躺著一名女性，此刻正痛苦地翻倒在地上。只是她患病已久，身體虛弱，就連翻身也是微弱的，斷斷續續的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匆匆趕來的絳虹詢問一旁手足無措的孩子們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文狸急的快哭出來了。一眼瞥到站在一旁的『巫』，連忙開口詢問：「哥哥，你說這藥一吃就會好，怎麼辛夷嬖嬖一吃就叫痛，一直在翻滾？」

「讓我看。」『巫』站在絳虹身邊，蹲下來審視地上的女性。她大概有四十來歲，疾病和缺乏飲食卻將她折磨的滿臉憔悴，眼框深深凹陷，臉上只有風乾似的蠟黃皮膚和乾枯的肉。她的身體披著一件淡黃色的長袍，以陰山的居民而言可說是較好的一件衣服。長袍蓋住她的全身，卻掩不住她鼓脹巨圓的肚子。『巫』看到以後，心中頓時明白了七八分。

他叫絳虹叫到外面，開門見山地說：「那個人，你們稱她辛夷的，有身孕了吧。」

絳虹點點頭：「已經有超過三百次日升日落了。」

「是不是在妊娠的過程中得病的？」

看到絳虹肯定的答覆之後，他皺了一下眉頭：「不行了，那孩子死了。」

迎上絳虹震驚的眼神，他又說：「母體過於虛弱，又得了病。母親能堅持這麼久實在難能可貴，她能撐這麼久，應該是爲了孩子吧。但是那個小孩，是不行了。」頓了一下，又繼續說：「我的藥草有靈氣，會把身體中的濁惡之氣排出。她會這麼痛苦，就是因爲藥力要排出死胎。」

「不行。」絳虹的手心和臉蛋都溢滿了汗：「那個孩子對辛夷嬖嬖來說意義重大，她不能失去他的。你是巫祝，不能替她想想辦法嗎？」

「怎麼可能有這種方法？」『巫』搖搖頭，眼神極爲安靜：「別說是巫祝了，就算是神仙也無法可施。畢竟……神從未想過繁衍子嗣這一回事。在自己的生命中培育新的生命，這是人類自己的能力。」

絳虹根本沒注意到後面的話，只是努力向『巫』請求著：「辛夷嬖嬖的丈……丈夫，在幾十次日升日落前落崖死了。那時候開始，辛夷嬖嬖就只注意腹內的孩子，孩子是她唯一的安慰了。」

『巫』給的回絕依然冷漠，絳虹挫敗地低下頭。雖然辛夷不是她的生母，對她卻極好，對其他小孩也很親切，所以他們都叫她「嬖嬖」。在她的內心深處，早就把辛夷當成母親看待了。

如今，這個她當做母親的人即將要面對對女人而言最殘忍的折磨，她怎麼不憂慮。

過了良久，或許是說她覺得過了許久，因爲天邊垂掛的月亮連位置尙未移過分寸。她聽到『巫』的聲音問：「這附近，有種什麼樹木嗎？」絳虹一陣氣惱，都什麼光景了，還在提這種不知所云的問題。

「沒有。」她冷冷地說。「陰山上根本沒長樹木。」

「但是，一上來我就感覺到，有一種特殊的香味，是由奇木散發出來的。」

『巫』說著，一邊循著芬芳傳來的方向，逐漸走出了城垛。

走出那些殘破的城垛後，地上凌亂散佈的，是一些巨大但不全的牆基，愈往前行，黑色土壤中雪白發亮的，是一些細碎的打磨石片。一直走到連石片都看不到的盡頭，又有一個洞口。和底下那個遮遮掩掩的入口相異，宛如野獸大肆張開吞嚥的洞口，露出裡頭幽深的喉管，予人一種怪異不安感。

絳虹從後面跟上來，看到這個地方，不禁也打了個寒噤，問說：「你怎麼會來到這個地方？」

「進去過嗎？」

「不，沒有。」絳虹想起過去的往事，說：「小時候鼓起勇氣溜進去，馬上被辛夷媽嬖罵出來。他們說這個洞裡有妖怪，不能太靠近。」

『巫』低聲道：「我要進去看看，裡面或許會有什麼奇異的藥草。」

絳虹聽的最清楚的果然是最後一句：「真的？那我也要去。也許可以找到治療辛夷嬖嬖的方法。」

他挑挑眉，問：「你不是怕妖怪嗎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！」絳虹握緊手上的玉璫刀，眼眸光彩四溢，長髮燦烈飛揚，冷笑地說：「倒是你，碰到妖怪可別叫我保護你啊。」

除了隧道比兩人想像的還要深邃之外，倒也沒什麼險阻。隧道裡像是萬物滅

絕般的死寂，除了兩人的腳步聲外，就是一絲絲微乎其微的呼吸聲。復行幾里，絳虹的玉璫刀開始有了變化。

本來玉璫刀就能夠自行在闖關中發出磷光，但能照耀的只有眼前的路。此刻它的光華四射，將整個隧道輝映的如同白晝。兩人在驚訝之餘，隱隱發覺隧道前方似乎是盡頭的地方，也有某種事物在閃爍明滅，與玉璫刀的光芒相映。

兩人趕至，絳虹驚訝極了，若不是親眼所見眼前光景，她真不敢相信世上有這種植物。

在他們面前是由三面大石壁拱成的隧道盡頭。鋪展在地的是一個異樣大的水潭，其水紅豔濃稠，遠望似血。赤紅的水潭邊生長著一棵巨大的樹木。樹幹從旁生出兩支對稱的分岔，狀若彗星。全樹通體晶瑩，生長的葉片一片片圓潤如珠，燦燦流光如霧氣漫漶四周。除了奇異的光芒之外，樹整身還散發一股芬芳，香氣淋漓

「三珠樹？沒想到會在這裡看到。」『巫』沉吟著。

「這是什麼啊？藥草嗎？」絳虹回過神來，問。

『巫』搖搖頭，又說：「不是普通的藥草，已經是仙藥了。九州大陸上傳說，他是天帝遺落的寶珠形成。也許，它有辦法讓母親肚內的孩兒起死回生。但是——」

「為什麼會在這裡出現呢？還有外面那些城郭，看起來是比讎頭國還要繁榮的國家，為什麼會特地建到環境不佳的陰山上，而且還滅國？難道……」

在他側首思考的時候，絳虹已動作輕盈地越過赤水之潭，站在三珠樹底下，伸手就要摘採那瑩瑩如星子的葉片——

一陣撕烈如嬰兒哭叫的聲音忽然傳出，迴盪於四面山壁中。

整棵三珠樹的葉片簌簌抖動，霎那間絳虹以為自己眼花，竟看到整棵樹的樹葉成群湧起，就像洪水一樣像她直撲而來。

一直到攻擊直達眼前了，她才看清楚：

那是一隻鳥，或者是說，像鳥的怪物。牠的身體有著五彩斑斕的羽毛，卻有人類的臉和披到地上的長髮。牠醜惡的臉因為憤怒而扭曲，一頭亂髮如蛇窩盤據，揚起的氣流彷彿嘶嘶吐著蛇信。

剛才牠一直將身子藏進三珠樹繁茂的樹冠中，直到絳虹摘取葉片才現身攻擊。牠憤怒地拍動著大翼凌空而起，飛翔時吹動了整株三珠樹的葉片，才讓絳虹有整棵樹成群湧起的錯覺。

絳虹大駭，迅速側身往旁邊閃避，卻還是被鳥怪的翅膀掃過。只覺得有千斤力壓在自己身上，她一時停不住，整個人撞上了山壁。

剎那的劇痛彷彿要打斷她全身的骨頭。她奮力再站了起來，耳邊只聽見怪鳥又一陣慘絕的叫聲，看見牠重新舒展雙翼，已朝下個攻擊目標——『巫』飛去。

此時的『巫』依舊是一片漠然的神情，彷彿沒看見鳥怪那張猙獰的人臉已經在他面前嘲笑。

原來是青鴉，那種傳說中一現身就會引起滅亡之禍的神獸竟然出現在這裡。

在他想著的時候，眼前紅影飛動，絳虹已擋於他面前，玉璫刀在半空劃過一道完美燦爛的長虹，直擊到怪鳥的臉龐。

青鴉一陣尖叫後倒退幾步，卻毫髮無傷，重新振翼又向兩人攻來。

「怎麼可能，玉璫刀竟然沒用。」絳虹臉色已是一片灰白。忽然，她轉身推開後面的『巫』說：「你快走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叫你快點離開！」絳虹尖叫！

只是已經來不及了。青鴉的叫聲已近在耳邊，一股腥風涼颼颼地貼近她的臉頰，她只覺得一陣做噁，清晰看見那騰浮在空中向她撲噬而來的是青鴉的頭髮。

她心一橫，轉身，整個人抱住『巫』，用自己的身體當作他的盾牌。

一陣肉體被撕裂的聲音傳來，她緊閉上眼睛，腦海裡冒出青瓊那張醜陋的人臉揚起得意微笑的神情。

然而，這一切都沒發生。『巫』的聲音接著喚醒她的神智：「可以放開我了吧。」

絳虹大驚，馬上放開繞在他身上的手臂。再回頭看，青鴉的身體已在赤紅之潭中翻滾著，胸前被整個撕裂開來一個大洞，染紅牠五彩羽毛的不知是血液還是潭水。牠的人臉上的眼睛瞪著大大的，無法置信正在發生的事。

然而，籠罩牠眼神的訝異逐漸模糊，掙扎的動作也遲緩下來，儘管牠不願意，赤紅之潭仍是一點一點地把牠的身體往下吸，最後潭面上只剩下一點點泛著血水的泡泡。

再看站在潭邊的巫祝，神情仍與之前無異。眼神平靜，神情冷淡，唯一不同的是他解開了紮住頭髮的絲條握在手中，任一頭長髮在狂風中亂舞，在三珠樹的映照下泛著詭異的藍光。

他的聲音滿是諷意：「可惜了牠數百年的道行。獨佔三珠樹的靈氣，又吃掉之前國家的所有人民，好不容易活到現在啊。」

「之前的那個國家，也是發現三珠樹的存在才在陰山上建國的吧。只是沒想到後來會引來這種怪獸……」

說完，他伸手摘下幾片三珠樹的葉子，問絳虹：「該回去了吧。」

絳虹才像大夢初醒一般，整個人倒在地上喘著大氣。然後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她竟然用著氣若微絲的聲音回答：「你先走，我等下……再跟上你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絳虹猛烈地一陣咳，鮮血就從她捂住嘴的指縫爭先恐後地溢了出來。剛才被青瓊掃上山壁的時候，她就知道自己受傷不輕。只是因爲，因爲不想連累到，這個被她帶來的——陌生人，才又站起來奮戰。

只是現在，真的不行了吧。但是，至少——所有的族人都能得救。她是個孤兒，被辛夷嬖嬖帶上山收養，其他族人雖然都不是她的親人，也對她很好。

自己，早就有——以生命報恩的心理準備了……

只是……沒想到諾言……這麼早就要履行。這麼想著，冥冥的黑暗就猛然伸手攫住了她，她只覺得眼前蒼茫一片，身軀頹然傾下如崩壞的塔……

有火花躍動，光似遊龍，四壁被輝映的溫暖如春。有人在談笑，音色熱烈如驕陽。辛夷胸前抱著新生的嬰孩，心滿意足地嘆了口氣，說：「這是女媧娘娘賜給我的好孩子啊。」

然後，她向眾人比了一個噤聲的手勢，說：「別吵到小孩了，還有，她。」她的眼光移至躺在角落憩眠的紅髮少女。

於是眾人都從辛夷的石室起身，紛紛散去。

只有文狸依然依戀著不肯離開，他不斷磨蹭著睡著的絳虹，看著她一動也不動毫無反應，不禁有點失望，只好出聲吸引坐在辛夷嬖嬖旁的男人的注意：「哥哥，你說你的法術很有效，那姐姐怎麼還沒醒啊？」

那人尚未回答，辛夷就微笑著說：「傻孩子，絳虹忙了一整夜，又受了傷，

讓她睡一下也是應該的啊。」雖然剛生下孩子，由於三珠樹的效用，辛夷看來特別的精神奕奕，不復之前的萎頓憔悴。

然後，她看著文狸，口氣謙和，笑容是一貫文雅，說：「你也該出去了。文狸，讓絳虹好好休息吧。我有話要向這位哥哥說。」

文狸雖然嘴巴咕噥著，卻也不敢違背辛夷嬈嬈的話，只好乖乖出去。

眾人都出去了，辛夷才正色起來，對著旁邊的『巫』說：「謝謝您救了大家，還有絳虹。」

後者的反應冷淡：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」

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！辛夷對這樣的回應蹙了一下眉。她還記得之前她痛的死去活來的時候，城垛裡的人有的已經服下藥草痊癒了就來照料她，但他們完全不了解辛夷體內的藥性，只能在一旁手足無措。就在已經一團紛亂的時候，眼前這個人帶來的東西更加深這份恐慌。

他帶來了昏迷不醒的絳虹，眼尖的人可以看見絳虹身上一塊塊深褐色的痕跡——是血。於是整個城垛就像著火的山林一樣騷亂起來。

帶來混亂的人，卻也馬上平定了這團混亂。他冷靜地下了幾個指令，包括要人把幾粒發光的東西餵進她嘴裡。吃下那個東西後，她在接連不斷的陣痛中產下嬰兒，振作起精神後看到自己族人容光煥發的痊癒臉龐，聽到眾人的興奮笑語。她再定睛一看：絳虹靜靜地躺在房間一角，安祥地閉上眼睛，呼吸沉穩舒緩。

她再打量絳虹帶來的這個陌生人。在絳虹平安無事之後他就坐在一旁，沒有再注意過她一眼。他的臉孔可說是相當俊美，只是神情很冷漠。令她感到驚訝的，是那張極為年輕的臉孔竟然有著歷經塵世的眼神。是怎麼樣的經驗造就這樣的眼神，她不想知道。但她明白，這個人有一定的能力。

也許，她可以把重要的珍寶交付給他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辛夷開口了，聽眾當然是『巫』。

「絳虹是個孤兒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在飄流的河水中撿到她，然後帶她上山，撫養她長大。我相信她是女媧娘娘賜給我家的孩子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武功高強，愛憎分明。動不動就下山去找讎頭人打架，沒有成人制得住她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個性雖然強，卻是個善良的好女孩，模樣也漂亮。」

「你到底想說什麼？」『巫』終於回過神來，一雙眼睛似笑非笑地盯著她。

他終於發現了。辛夷深吸了一口氣，該說的話總是要說：「我希望你，能帶走絳虹。」

柴火批哩啪啦地燒著，照著兩人的臉。四周很靜，葉落都可以有聲。

「絳虹這個名字是我取的。絳是緋紅色，就是她頭髮的顏色。虹，是因為虹霓都是出現在大雨過後的天空，比什麼都要堅強。而且，它們永遠都遠掛在天邊，遙不可及。絳虹她，遲早有一天會離開這裡去遠方尋找她的親生父母的。我不希望我們所有人成為她的羈絆，成為她不能離去的理由。」

「但是，只有她一個人是不行的。她雖然武功高強，對人世間的險惡卻知道的太少，一定要有人伴著她。我們這邊的人，沒有一個及的上她，跟著她，只會成為她的絆腳石。所以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出乎意料地，『巫』竟然笑了。當然他不是從不笑，只是那樣整個臉都洋溢嘲諷之意的笑，和他那一向給人淡漠的印象相差甚遠。他的神情，就好像聽到了什麼好笑而愚蠢的故事一樣。

然後他站起身來，靜靜地走到石室的門口。在門口他停了下來，回頭盯著辛夷，冷冷地說：「還需要告訴你我的答案嗎？」

「人類的確很軟弱。但是不要因為軟弱，就擅自將希望加諸在他人身上。」說完，他頭也不回地離去。

待他離開後，蒼穹黑暗片刻間盡數退去，一枚日輪忽於天際大射光明，眼前豁然一亮，彷彿頑童一直在等待嚴厲長輩的離去，才敢將身子自夜晚的蔭蔽中移開，將萬丈光芒恣意潑灑於大地。

登時整個陰山巒秀景明，和風徐徐吹著，山麓的樹海蒼鬱蔥籠，宛如一塊碧玉。

軟弱啊，辛夷迎著光，低頭細細咀嚼著這句話，懷裡的孩子卻像是受了什麼驚嚇一般，張大嘴「哇哇」哭了起來。

嬰孩總是在哭泣，因為他被強拖出母親溫暖舒適的身體，被強迫面對這個冰冷殘酷的世界。但是隨著時間過去，他們總會學著適應，以軟弱身體順從這冷硬世界之艱難。

辛夷輕輕地拍著他，溫柔地撫摸他光潔無毛的四肢——這是女媧娘娘賜給她的親生孩子，然而，也擁有一個註定將來要受苦受難的軀體。儘管如此，儘管如此……

和風輕輕地吹拂嬰孩細軟的髮梢，彷彿在安撫他的哭泣。然而風卻無法久待住，一定得繼續往下吹送，為了尋覓大氣的原鄉。

即使原鄉不知何方，風依然不歇地飛翔，淚水瀰漫上辛夷的眼眶。

就算要信譽虛妄的事物也無所謂，將希望寄託在不可知的彼方也無所謂，她還是希望，每個孩子們都能沐浴於幸福的薰芳。

#### 四·石磊磊兮葛蔓蔓

「又沒水了嗎？竟然如此，我去山泉提吧。」紅髮少女愉快地說著，眼睛滴溜一轉，拿著可以盛水的瓜瓢就要離去。

「等一下啊，絳虹姐姐，你才剛復原，不能亂跑啊。」文狸刻意大聲嚷嚷，想把眾人都叫來阻止少女莽撞的動作。

絳虹馬上就明白了文狸的意圖，前腳提起正要溜，就聽到她最害怕的聲音從身後傳來：

「絳虹，大家都擔心你的身體，任意行動怎麼可以呢？」

聲音溫雅平和，不愠不怒，卻自有讓人服膺的威力，正是辛夷。

絳虹吐吐舌頭，馬上換了一副甜蜜的笑靨，撒嬌起來：「辛夷嬾嬾，我的身體已經好了很久了耶。你們要是老管著絳虹，不讓絳虹出去，絳虹會悶出病的耶。」

辛夷又氣又笑地搖搖頭：「野丫頭，說什麼妳已經好很久了。你帶來的先生三日出日昇前離開的，妳今天才醒來。怕妳沒睡夠，又怕妳把身子勞累壞，偏偏讓妳多休息一會像要你命似的，千方百計要跑出來。」

然而，一看到絳虹嬌態可掬的模樣，辛夷也無計可施，只好說：「好吧，就讓妳提。不過不能提太多喔。還有，」她撥撥絳虹凌亂的髮髻，說：「順便把身

子洗洗，頭髮理理，又是泥又是汗又是血的，好好一張臉都糟蹋了。」

真的還假的。絳虹下意識地摸著自己的臉。自己真的像辛夷嬋嬋說的那樣，這麼狼狽不堪嗎？這樣的話，那自己的這副模樣，不是就被昨天的『巫』給看盡了？

想到這裡，不等辛夷再吩咐，她拿起瓜瓢就往附近的山泉奔去。

這次文狸沒追上去，他站在後面，奇怪地問辛夷：「姐姐剛剛怎麼了，臉變得好紅？」

辛夷笑而不答。

出城垛後往西南方走去，有飛瀑噴濺珠玉，洩出於二石之間。二石碩大無匹，卻已見風霜鑿錯的刻痕。藤蔓縱橫交錯於石上，憑添一份蒼涼之感。水流於石下凝聚為一泓潭水，遠望如鏡面，其水清冽而甘甜。

取好水，絳虹淨過身後，索性坐在河畔的大石上，迎著清風梳理著長髮。潭中白石歷歷可見，石邊葛蔓盤盤錯結。她的紅髮從頭頂一直延燃至腰身，彷彿整片為火燎燒的原野。十指靈巧上下，一面梳櫛著，一面口裡哼歌：「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兮戴女蘿，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……」

這首歌是絳虹年幼時，一日聽見辛夷在哼唱。她不懂辭意，只覺得曲調柔媚悠揚，說不出來的中聽，於是便黏纏著要辛夷嬋嬋教她。

辛夷嬋嬋教會她唱法，還向她解釋歌詞的意思。

「這首歌是說，山上有一個很美麗的女神，她和一名人類的男子相愛，便一直在山上等待情郎來見她。但是，他們並沒有見面，那女神就一直站在山上，沒有離開。」

「為什麼不見面呢？那個人不再愛她了嗎？」小絳虹好奇地問。

辛夷搖搖頭：「不是的。有時候就算相愛也不一定能在在一起的，何況，這是個人命衰薄如蓬草的世代……」

辛夷說的話小絳虹一點都不懂，她只知道這首歌很好聽，所以她總是隨意哼唱，一直到某件事發生為止。那是辛夷嬋嬋的丈夫，在山崖下斷送自己性命的那一天。他失蹤了好幾天，屍體被發現的時候已經腐爛了，只有那雙眼睛一直狠狠地瞪視天空。他的手上，緊緊握著一截鹿茸。

絳虹認得那個鹿茸，據說那是最有效的安胎藥。辛夷在生下這個孩子之前，曾經多次有身孕，卻因為身體虛弱而屢次流產。所以，當她再次有身孕時，她丈夫為了她出門尋找最好的補藥。卻沒想到，會被凶猛的雄鹿抵觸到山崖下。

埋葬自己丈夫的那一天，辛夷一句話都沒說，只是默默地為丈夫擦洗身體，眼淚一滴一滴地流下來，弄溼全身的衣裳。之後，她很快又回復往常，笑語自若地照顧全族的孩子。只是在那之後，絳虹沒有再聽過她開口歌唱。

不只這樣，有一次絳虹夜半聽到聲響起身，竟看到辛夷在摔擲全族供奉的女媧娘娘塑像。絳虹慌忙趕上阻止：「嬋嬋，這是女媧娘娘啊。」

辛夷回過神來，戚然一笑：「有什麼用呢？我們這樣相信她又有什麼用呢？我每天向她唱出最誠摯的祭歌，她卻沒有庇祐我的丈夫。」

絳虹看到辛夷瀰漫霧氣的眼角，內心一痛，緊緊地抱住她說：「嬋嬋，不要怕。絳虹一定會拼死保護大家的，不會再讓任何人死掉了。」

之後絳虹沒有再唱過歌，只是勤練武功。她天資聰穎，動作靈巧，幾次下山都殺得獍頭人四處竄逃。

陰山上沒有人阻止的了她，只好又好氣又好笑地向辛夷說：「你看這丫頭野的！都怪你沒帶好她啊。」

辛夷也微笑應和著，只是過了不久，她參拜女媧娘娘的次數又忽然變的頻繁起來：

「女媧娘娘啊，請保佑那個孩子，還有陰山上所有孩子，一世都要平安快樂。」

有股奇異的愁緒升騰而起，是她以往從未體驗過的。絳虹沉浸在回憶中不可自拔，絲毫沒有注意到，有約百名的謹頭人，會悄悄收斂起羽翼，深入那片一直守護他們的，陰山底下不見天日的黑暗森海中。

回到城垛以後，絳虹把裝滿水的瓜瓢交給一群正在嬉戲的小孩子，自己就坐在城垛前，觀賞城垛邊秀麗綻放的芝蘭。

然後，一種既奇怪又熟悉的聲音隨風飄入耳朵。說是奇怪，是因為這種聲音不該出現在陰山上；說是熟悉，是因為在平地她已經聽慣這種聲音。那是：鳥類羽毛摩擦地面行路時發出的聲音。

瞬間她警醒了起來，揮手要所有在外面的族人都躲進城垛，接著她站在正對洞口的地方監視著，內心向女媧神祈禱不要讓她的疑慮成真。

然而，女媧這次沒聽到她的祈禱。當一個個長喙有翼的謹頭人依序出現在城垛前面的洞口時，她口裡爆出一陣尖厲的慘叫，內心被一個痛苦的念頭脹得滿滿的：

她被背叛了！

她只告訴過一個人上來這裡的方法，那個人在早上的時候離去。到了下午的時候，成群謹頭人竟然出現在這裡，這代表了什麼？

才剛走出洞口的謹頭人馬上被這陣尖叫震懾住，幾個膽小的轉身就要逃回去，被身材高大的謹頭人隊長喝住：「膽小蟲！你們忘記自己的責任了嗎？要是計畫失敗了，我們拿什麼回去見國長？」雖這麼說，他自己的腿也在瑟瑟發抖，若不是羽翼的支持，可能就橫倒當場。

「什麼計劃？殲滅我們全部嗎？」出聲的人聲音很輕，彷彿是耗盡全力才能說出話來。同時這聲音也很冰寒，眾人眼睛一花，一團紅雲湧將上來，銀光在半空中閃滅不定，頃刻間數名謹頭人，包括那名身材高大的隊長都倒下去，抱著被打斷的羽翼哀嚎著。

然後影子停下了，優雅地降落在一旁的大石上，迎風玉立，神色傲慢。這是眾人第一次這麼清楚地看見『山鬼』的真貌。除了那頭火紅的長髮過於詭異之外，濃眉下的一雙大眼黑白分明，清亮如遠星，剛強中帶著秀麗。

只見那少女眉頭一蹙，身形再起，手起刀落，眾人倉皇想避，哪躲得開玉璫刀幽如鬼魅的身形。片刻之後，更多的謹頭人倒在地上呻吟。

「要殺光我們，也要看你們有沒有本事了。試試看砍下我的頭啊！」在他們面前，『山鬼』猛烈狂笑起來。但那笑聲卻絲毫沒有喜悅之情，彷彿是被一根利針刺入骨髓，從胸腔深處冒起的恨意。

「不，山鬼大人誤會了……」謹頭人隊長勉力撐起自己的身子，強忍著蝕骨的痛想對她解釋什麼。

「誤會什麼？」絳虹冷冷地說，手下攻擊未歇，一時間哀鴻遍野，羽毛四處飛散。但這次丹朱不知道派了多少手下來，其餘謹頭人仍源源不絕地從洞口湧出，她知道這樣下去難以應付，一聲清嘯，又降落在那名說話的隊長面前，用玉

璫刀指著他的頸子。

「叫那些人退下。」

還不用那名高大的罐頭人開口，看到現狀的罐頭人早就害怕地節節後退了。洞口極小，一次只能容數名罐頭人同時進出，後退的人擠在洞口前不得退怯，前進的人也無法上前支援。頓時一片鳥鳴人嘶，左擁右擠地卻沒有一個人離得開戰局。

罐頭人隊長見狀，忍不住大吼：「你們在做什麼，還不快把『那東西』拿出來！」聽他所言，似乎那要拿出來的東西比他的性命更加重要，讓他即使在山鬼的威脅下仍堅持要取出。

沒想到，所有急著脫困的罐頭人聽到這句話，就像被當頭棒喝一樣。忽然間急著逃離的罐頭人紛紛停下動作讓出洞口，讓後面的同伴得以出來。

「你們，可惡！」絳虹踢倒罐頭人隊長，他悶哼一聲，整個臉埋進塵土裡。一個漂亮的迴身，她的身影就出現在洞口前方，玉璫刀被高高舉起，尚未染血的刀鋒晶瑩剔透，有種渴血的興奮。「來一個就殺一個。」

然而，不管是哪些罐頭人，在洞外的或洞內的，全都沒有和絳虹對戰的打算。他們只是很安靜地拱翅立於一旁，新出來的人也是如此，彷彿他們的成敗得失，全繫在『那東西』能否安然地被運出來。

「又再耍什麼鬼域伎倆了！」絳虹大怒，掄起雙刀就要對那些不加抵抗的罐頭人下手，忽然背後一個聲音傳來，威而不怒：「住手！絳虹！」

絳虹愣住了，不可能，這個人怎會出現在這裡。然後她雙臂一垂，放下雙刀，回頭看著喚住她的人。

淡黃色的衣衫，懷裡抱著孩子，容顏有少見的嚴峻，不是辛夷是誰？

她馬上奔過去，顧不得後面的罐頭人了：「辛夷嬤嬤，你怎麼出來了，這裡危險。」

辛夷尚未答話，站在她背後的所有族人，手上都拿著簡陋的武器，倒是先開口了：「就是知道危險，不能讓妳一個小女孩身涉險境，才來幫你的啊。」

「但是，」辛夷冷冷地開口了：「我們卻看到你在傷害這些身無殺意，手無武器的罐頭人。」

絳虹內心一凜。是啊，這些罐頭人的確是手無寸鐵地上陰山。如果真的是要來與他們為難的，何以一件武器都不攜帶。自己平常個性雖十分暴烈，卻也不到不守分寸，究竟是什麼讓她失去冷靜了呢？

這時，她看到被自己打倒在地的罐頭人隊長，一顆頭仍埋在沙土裡，內心雖有些遲疑，還是敢去將他扶起來。

這麼一耽擱，罐頭人的東西已經運出來了。原來是數個栗木箱子，因為木材高級，兼能防蟲，是罐頭人拿來裝貴重禮品用的。因為體積大，重量沉，運上來倍費心力，因此這麼晚才搬出洞口。

罐頭人隊長被絳虹扶到辛夷面前坐下，示意手下們打開箱子的蓋子。

蓋子一打開，所有陰山上的人都眼睛一亮，他們從未見過這麼多東西。一個箱子裡裝著滿滿的魚乾，幾個住山上的孩子少知肉味，不住地舔唇淌津液。另一個裝的是貝殼，在西南邊的鳥神國家中已算通用貨幣。其他的箱子裡，裝滿對物質貧乏的陰山居民而言是五花繚亂的珍寶，他們看的兩眼發澀卻不肯稍眨一下，怕眼前只是一場夢境，閉上眼睛夢就醒了。

「這是？」較保持清醒的只有辛夷和絳虹，提出疑問的是辛夷。

罐頭人隊長恭恭敬敬地向辛夷拱手行禮，說：「這是奉丹朱國長和『巫』先

生的命令送來的一點薄禮。昨天『巫』先生從此地回來後，對國長講述了這裡的情形。國長很感慨地說：『過去由於種種誤會，我們兩國的仇恨越結越深。如今，希望能藉此微物，救平二國傷痕，共修永好之盟』。如果貴國能應允，那是再好不過的事。」

辛夷才思索著這段話，四周的人已爆出一陣歡呼聲，許久未飽足的他們蜂湧到木箱前，隨即大啖美味的魚乾。

看到他們的熱烈模樣，罐頭人隊長高興地說：「這樣看來的話，你們是答應了嗎？」

「當然答應了。有這麼多東西，又可以吃飽，也不用再跟你們爭來爭去了，多好的事啊。」一名嘴巴塞滿魚乾的陰山居民，口齒不清地回答他。

事到如今，就算反悔也不行。辛夷望著絳虹，後者也是滿臉狐疑，但兩人根本不知道如何阻止自己飢腸轆轆的親人去搶食魚乾。辛夷在山上雖然備受居民尊敬，卻也沒有統治實權，根本無資格替其他居民決定。絳虹也是，年紀輕輕的她雖然武功高強，在眾人的眼裡仍是個孩子。

眾人吃飽喝足後，散坐在地上談笑。絳虹注視著眾人情形，確定食物裡沒有毒，才上前取了一些，遞與辛夷。辛夷和絳虹都食用以後，罐頭人隊長又開口了：

「我們國長說：『以後期許兩國能互通有無，彼此照應。』因此，令我們在罐頭國西方的水澤畔，備妥房舍，還望諸位移駕。」

陰山居民有點遲疑。享用禮物是一回事，遷移是另外一回事。他們之間有許多人都在陰山度過數十載，某些人的親人甚至葬在這兒，要他們立刻遷徙，實在割捨不下。

罐頭人隊長見狀，鼓起如簧之舌開始誇讚那地方的好處：土地肥沃，氣候溫和，溪深魚肥。復又鼓吹他們建的房子有多美輪美奐等等，說得眾陰山居民人心都浮動起來。

「還有，」罐頭人隊長看著好奇心已被挑起的文狸，說：「那地方的溪流清澈，裡面看的到無數的小魚小蝦喔，你們不想去那裡玩玩看嗎？」

文狸的雙眼馬上大放光采，回頭看著自己的父親說：「爹爹，文狸想去。」

不只孩子，連成人們都被鼓動起來，心裡打著就算看一下也好的主意，口里一逕喊著下山。

看到這一幕，辛夷知道自己的勸阻也是沒用的。她也知道，只憑自己的一二言，根本阻止不了這些櫛風沐雨已久的人尋找一個舒適環境的渴望。只是，內心仍是隱隱浮動著不安。她詢問一直伴在身旁的絳虹：「你覺得如何？」

絳虹皺緊眉頭：「有詐。爲什麼急著要我們離開？」

辛夷嘆了口氣：「我也覺得有問題。只是，你看現在這個狀況。」她意有所指地說。

此時的陰山居民都行動起來。有人進去城垛收拾那些貧乏的家當，有人上前替被絳虹打傷的罐頭人包紮。有的小孩不怕生，看罐頭人的模樣也不是多凶惡的怪物，興奮地跟他們「吱吱喳喳」玩起來。

「沒辦法了，我們也一起下去吧。」絳虹握緊手中雙刀，態度堅決：「不論遇到什麼事，我都會誓死保衛你們的。」誓·死·保·衛·四個字說的雖輕，卻字字鏗鏘，擲地有聲。

辛夷看著絳虹火焰團簇的眼神，眼中的憂慮卻閃現著水光。

然而，這個誓言甫離陰山就冰消了。

眾人和謹頭人魚貫走出陰山腳的樹海之後，又有幾名謹頭人神色匆忙地迎上來，問：「怎麼這麼慢？山鬼大人呢？」

然後他們的眼光馬上注意到踞傲一旁的紅髮少女，當下換上一副諂媚的微笑：「原來山鬼大人如此標緻，怪不得，『巫』先生……對大人一直念念不忘。一直催促我們來帶您與他會面啊。」

「他說……想跟我…見面？」絳虹神情一片複雜，既驚且怒，也有一閃而過的詫紅。一時間內竟拿不定主意該不該見，只是呆愣在原地。

辛夷對她點點頭，說：「沒關係的，去吧。」

「但是，大家……」她還是有些猶疑。

辛夷對她微笑著，她的笑容慈藹，溫柔如霧色氤氳中隱隱透出的滿月光華。

「不要緊的，女媧娘娘會守護我們的。」她說。

謹頭國內，『巫』與丹朱正在弈棋。棋局的規則很簡單，略具今日象棋的規模，只要運用手上的棋子吃到對方的王棋就算贏了。只見丹朱一派氣定神閑，下棋的路數也是一貫博雅沉穩，卻總能在最後關頭出其不意，一舉攻城掠地，吃掉王棋。

兩人下了十幾盤，『巫』連輸了十幾盤。後來『巫』運用一點術法，窺探對手內心的棋路走向，才得以連贏回十幾盤，贏得和棋的局面。

棋局已和，丹朱罷手長嘆：「先生真神人耶。竟能猜透小人心中所想，先一步封死棋路。依我看，這盤棋，已沒有再下的必要了。」

此時，有一名謹頭人上前報告：「啓稟國長，陰山居民已謹照所囑，於西邊河渚地方安置妥當。」

「喔，那山鬼呢？」丹朱似乎有意無意地提問。

「和陰山居民一起，於河渚地方安居。」

丹朱站起身來，向『巫』作揖：「一切已遵照先生囑咐辦妥了，小人要繼續向陰山居民招撫，不能多陪，請先生稍坐。」

後者只是漠然地點點頭，抬頭看著天空燦爛落下的陽光，靜靜地說：「既然事情都定下了，那我也不再多留，今日就離國。」

說完，也不等丹朱再挽留，站起身來，離去。

看著他遠離之後，謹頭人問丹朱：「國長，那個『巫』可信嗎？會不會壞了我們的事？」

丹朱歷經世事的眼睛一時之間有了蒼茫之色，搖搖頭說：「棋能觀人。但我方才與他連下十幾盤棋，見他輸亦不怒，勝亦不得，竟猜不透他內心所想。剛才我藉機用山鬼的事試探他，卻見他滿臉冰雪之色，對此事也不大留心的模樣。不知他可不可信，但大概……是不會壞事的。」

只是有件事丹朱還是不瞭，若對一個人或一事物漠不關心，為何又特地等到諸事底定後才決心離去，他究竟——懷的是什麼心意？

『巫』靜靜坐在丹朱為他準備的斗室中，說是要收整行囊，其實是倚牆沉思。

幾日前拂曉他從陰山歸來後，才進入謹頭國，就迎上所有嘈雜的聲音和詢問的眼光。其中，對陰山上的情形質問得最殷勤的就是丹朱。

『巫』若有所思地，把陰山上的情形據實以告。除了上陰山的方法。

「照先生說來，那陰山上的不是鬼物，而是與我們相似的人類了？」丹朱問。

「正是如此。」

丹朱又問：「也就是說，小人與國民之前一直在和同類自相殘殺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真為如此的話，也難怪鶻鵠神天降奇禍，怪病蔓延。小人決定，本國倉廩滿飽滿，物資充足，小人願意取其一半，分與陰山上的居民。」

『巫』點點頭：「這也是鶻鵠神所樂見的。」

丹朱沉吟許久後，又開口了：「鶻鵠神准許我們接陰山居民下山嗎？」

「為何如此做？」這句話讓『巫』懷疑起來：老謀深算的丹朱，這次又打著什麼主意？

丹朱也注意到『巫』忽然警戒起來的口氣。眼中精光一閃，隨即隱匿。然後他忽然正色斂容，凜然道：

「先生遊歷四方，可能聽過蚩尤這個名號？」

「蚩尤？不會。是北方族群嗎？」

「是的，是北方氏族的首領，但最近其勢力逐漸向南方延伸。」

「這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蚩尤已收歸南方大部分國家，武力強大的三苗國也聽命於他。恐怕不久就會禍及我國。但我國由於怪病的襲擊，居民死喪，武力削弱許多，所以……」

「你想借用陰山人民增加你們的武力？」『巫』冷笑。

「是的，還請先生將上陰山的路線告知，小人以鶻鵠神的名義起誓。會待他們如待自己人民。」

『巫』冷冷一笑：「貴國的確有人死於這場疫病，但和陰山居民的死傷比起來，貴國的人數實在是微乎其微。」

丹朱低下頭，一臉虛偽的誠惶誠恐：「小人惶恐。但若是陰山居民不願出力，國人又與他們有嫌隙。若無適當理由就將物資贈與他們——小人，只怕難平民怨。」

「這是擺明威脅嗎？你敢反抗鶻鵠神的旨意？」『巫』冷笑。

「小人不敢。小人只是想盡最大的力量堅守城邑。」丹朱畢恭畢敬地回答。

最後，『巫』告訴丹朱上陰山的路線，但要他自己想辦法說服陰山人民。其實，只要用操心術控制所有謹頭國人，根本不需要接受丹朱的協議。但是，一個問題解決完會有另外一個。蚩尤若真攻來那要如何自處？被操縱的人除非被下了指令，否則根本不懂得反擊。就算他親手把蚩尤殺了，難保其他國家不會對謹頭國的富裕虎視眈眈。

總而言之，他不想為人類做的太多。他本來就是被背棄的神，因一時興起才遊歷人間。佯裝『巫』的身份是為了通行無阻，披上羽裘是為了減少紛爭。

他又想起儵，儵應該是女神，因為她臉上永遠帶著細膩柔軟的微笑，就如同她在人間女子身上所見。

他忽然想上窮碧落，下極黃泉將她找出。他想問她：「這就是你所希望的，你的人類子民的模樣嗎？」

人類，已經不再是人類了。

他們擅自迷信巫師，因而病禍漫揚。恭敬跪拜自己想像創造的神祇，不論鶻

鵝或女媧，將希望寄託給虛假的塑像，以為生命從此就能盛開如花。

有誰會相信，千年前創造他們的神祇，曾許諾過要給他們光明繁茂的白日，溫柔似水的黑夜，清明高尚的智慧，靈活巧妙的雙手，以及——賦自造物主的美貌。

他忽然想起絳虹，她的紅色長髮如晚霞燎燒整個天空，眼睛如星子燃亮無限闐闐。他能看到她打劫時桀驁不馴的大笑，看到她安慰孩子的笑容如夜色溫柔氾濫，看到她不顧一切從青鸞翼下守護他人的堅毅，即使那時血光已在她身上模糊暈染……

他會想到幫助她，不過是因為不想有所虧欠。他以後也許會再想起她，也許不，但他不會想要再見她。

他知道丹朱把事情辦妥了就夠了。他相信日後不論何事生變，那頭紅髮都能如虹跨越天空，如火焰飛揚若騰……

『巫』準備要走出國門時，剛好經過了糧倉。他腦海中又升起絳虹那日打劫的景象，一股莫名的衝動驅使他去參觀糧倉。

此時糧倉被絳虹踢壞的門尚未修復，兩名護頭人站在前面守衛。但他們看到『巫』正迎面走來時，不由得臉色大變。

他們擋住欲入的『巫』，說：「先生，失禮了。國長命令不得給任何人進入。」

『巫』輕輕一笑：「我又會想偷你們的糧食，不過是想看看罷了。」

「這個……」兩名守衛仍是面有難色的樣子。

有某種衝動在他身上滋長著，這衝動唆使他無論如何要進入糧倉。於是他屈指一比，兩名守衛馬上中了操心術退下，任他長驅直入。

自己也為這樣一個突然的念頭感到不可思議。但當他進入糧倉後，全身彷彿被最暴烈的風雪擊打過——

他看到了最不可置信的景象。

退出糧倉，陽光依舊熱烈明亮，四周卻凜冽似雪，而這凜冽多半是由一個人冰冷的語氣所發出的：

「先生，你為什麼不聽命令，擅自闖入呢？」

『巫』回頭，迎上丹朱那張可憎的鳥臉，鳥喙細長而尖，狡獪之氣表露無疑。

「丹朱，你說謊。」

須臾的無聲無息之後，丹朱笑了：

「是的，這一切都是為了蚩尤大人。」

他的眼睛始終注視著『巫』從糧倉中帶出，橫抱在手臂中的事物：那是一個少女，鮮血從她插著數枝弩箭的胸口湧出，與她披散而下的紅髮混為一色。

掩抑於河畔水草之後或許有窺伺的眼。淡黃色衣衫的女子手中抱著嬰孩坐著，神色看似隨意，雙眼卻矚矚盼視四周。

在她周圍的眾人或坐或臥，或是狼吞虎嚥，或是喧嘩笑語，毫無防備地將與其他民族相比之下弱小的身子暴露於四面天地。

當初他們下陰山，離樹海，為的是護頭人隊長所描述的舒適房舍與肥沃土地。但真的走了幾百里路，將護頭國境遠遠拋在身後以後，他們發現面前的景象與鳥人們的描述依然有些差距。

罐頭人將他們帶到一處大川邊。大川似已積聚了數千年的雨雪，深碧而湍急的江流，宛如某種野獸揚起綠色的鬃毛在奔馳。河面上已簡單架起幾座灰褐色的浮橋，罐頭人爲了表示尊敬，讓陰山居民走在橋上，他們自己則藉由翅膀的力量行走在河中，最後停止在江邊土地肥沃的三角洲上，說：「這以後就是諸位所居之地。」

眾人定睛一看，三角洲上並無類似屋宇的東西，只有一道長方型平臺，佔地遼闊，灰白的顏色看來是以石頭砌成。石頭表面粗糙不平，接合處也不是很平滑，看來是整幾天倉促間趕工完成。除此之外，整片三角洲無其他長物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陰山居民中有人抱怨說：「一大塊石頭，這就是你們所言的舒適屋宇嗎？」

擅長言令的罐頭人隊長拱拱手，語帶歉意地說：「我們也不知會如此。國長今早下達命令，要國內工匠趕工建設房屋，好容納眾位。他還吩咐我們必定要帶諸位下來，免的工匠的心血白費。但是，現在爲何只有一塊房屋的地基呢？想必是國長的命令在傳達過程中出錯了。」

仔細地觀察眾人的臉色之後，他更加卑躬屈膝了：「如果諸位不滿意，不妨再回陰山上暫居，待我們房舍全部整頓好之後，再上山迎接諸位。」

一名陰山居民怒氣沖沖地開口了：「你知道從陰山到這裡有多長嗎？我們已經走得筋疲力盡了。如果還要再回去，那起初何必答應你們離開？」其他火氣較大的居民也應聲附和。

罐頭人隊長露出爲難的樣子，說：「以尚未完成的房舍招待諸位實在不妥。但如果諸位心意已決，那就請在這塊石臺上將就一晚，明日我們必會帶人來修建更好的屋宇供與諸位。」

聽到這番情辭懇切的答話，就有一些陰山居民一屁股坐在石臺上，說：「其實這大石頭也蠻舒服的嘛。反正我們受風吹雨打習慣了，多捱個幾日也沒什麼要緊的。」

這樣一說，本來有些猶豫的陰山居民也跟著坐下了，其他約略覺得不妥的人，包括辛夷在內，看見眾人的決定，也只好跟著坐下。

本來陰山居民就是由一些在各地倍受歧視的人類，走投無路而聚在一起的。他們沒有確定的首領或規範，決定事務只要一呼就會百諾，其他人縱有疑義，但怕落單遭欺，也絕少提出自己的意見。

罐頭人隊長仍是不停道歉。爲了表現其誠意，他吩咐幾個手下送上豐富的食品，以及一樣珍貴的飲料——以黑黍釀作的酒。

在陰山居民狂食痛飲的同時，他們以提供更多禮品爲由，又以翅膀爲杖，溯河而去。

遠方沙煙滾滾，天際的夕陽宛如一只血紅的瞳孔，悲憤欲絕地瞪視地面。辛夷忽然站了起來，指著遠方問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
數名醉得尚不深的人順著她指引的方向看去，只見數百隻怪物，身材高大，長臉飛鬃，寬背細腿，正踏沙破空而來。

怪物上面還坐著人型的野獸。若罐頭人是仍殘留一些鳥類痕跡的人類，怪物上坐著的人就是空有人身，上面卻接著野獸的頭顱，熊罷狼豹貔虎豺，頃刻之間，就將石臺團團包圍住。

對於習慣水鄉澤國的南方人而言，動物不是拿來騎乘的，他們根本無法想像，北方有種被稱作「馬」的馱獸。

爲首一人身材壯碩如山，頭大如丘，臉上鑲著兩顆暴突的大眼，眼睛上佈滿

血絲。還有一張裂到耳根的大嘴，一開口就生出一股腥羶之氣。他的手握緊了巨斧，說：「這些就是丹朱獻給我們的祭品了，享用吧。」

其餘馬上的人張嘴獰笑，唾液從嘴邊潺潺流下。

一朵血紅的雲霞遮住殘陽不忍卒視的臉，大地頓時昏冥一片，肉體被欺凌的聲音很輕，輕到只足夠遮掩草木蕭蕭震落的悲語……

## 五·杳冥冥兮羌晝晦

已經逃不掉了。辛夷和幾名孩子被僅存的族人團團圍住，退至江邊。幾個人想要過橋而逃，卻沒料到那橋竟是泥土和成，之前勉強可容他們通過，如今浸水已久，輕輕一碰即化為軟泥沉水。

踩上去的人哀嚎著落入湍急的江水中，被獸兵們輕易從水中撈起，拉裂四肢飽餐熱血鮮肉。

辛夷看到離他有數步之遙的族人被一刀腰斬，腸子嘶哩嘩啦地流出來，族人的上半身尚未死絕，眼睜睜看著自己冒著熱氣的內臟被獸兵搶食著。一名獸兵將嘴角湊上狂飲某人頸項湧出的鮮血，那人手腳仍在四下抽搐。

也有許多人已經斷氣，餘下一副空洞的皮囊，內部已被搶食一盡。

辛夷已不存任何逃生的渴望，她低頭注視懷中的孩子：至少，這孩子能得救吧。他是這麼的小，小到她能把他隱藏在任何人的屍體下，只要孩子不哭，就不會有獸兵發現得了他。

殺聲越來越靠近，肉體被分食的聲音，舔唇的咂咂聲，慘叫聲不絕於耳。血色連天中，隱隱可聽見一個孩子的聲音。他拉著辛夷的衣角，哭泣著：「辛夷嬖嬖，人家好怕……絳虹姐姐呢？為什麼不來。」

絳虹啊！

辛夷心中一緊，忽然憶起今日二人在陰山告別時的對話。

辛夷對她點點頭，說：「沒關係的，去吧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絳虹張口欲言。

「為什麼要絳虹離開呢？辛夷嬖嬖和大家不需要絳虹了嗎？」

「怎麼會呢？」辛夷臉色一變，想起『巫』離開時所說的話，不禁淚眼婆娑：「對不起，絳虹，都是我們太軟弱了，害你不能自由去你想去的地方。」

「才不是這樣呢。」絳虹緊緊抱住辛夷：「嬖嬖是最堅強的！你救了沒有爹娘的絳虹，又照顧好多好多孩子。大家都是因為嬖嬖，才能在山上過的這麼快樂啊。」

辛夷也返抱絳虹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就要相信辛夷嬖嬖啊，去見你想見的人吧。不要緊的，女媧娘娘會守護我們的。」

言猶在耳，物事已非。辛夷在淚眼迷濛中，看見數名獸兵眼露貪婪之光，拿起武器擊刺孩子的眼眶——

「嬖嬖是最堅強的。」

「女媧娘娘會守護我們的……」

於是，辛夷使勁地張開雙臂，如鵬鳥展開雙翼。迴身，緊緊抱住僅存在身後的幾個孩子，用自己的身體翼護他們。

她懷中的嬰孩墜落於地，潔白的身體玉碎。

「即使要將希望寄託在不可知的彼方也無所謂，因為，我希望所有孩子們都

能夠得到幸福……」

「來遲了嗎？」水青色衣衫的男子站在河畔一地的狼藉血汗中，低聲自語。他看到淡黃色衣衫的女子，她和身體分開的頭顱明目怒張。在她身子底下空無一物，那幾個她捨身守護的孩子被獸兵從她屍身下拖出，大肆分食。

他從覺醒至今第一次嘆氣。闔上頭顱的雙眼，以自己的袍袖為她揩拭血汗。幾名獸兵發現尚有存活的人類，欣喜莫名，掄起武器就要攻上。

銀光一閃，紅焰飛揚，他們猙獰的頭顱「匡然」落地，從斷口處噴出大量腥臭的血液。

他們臨死的眼睛驚駭莫名地瞪著眼前的紅髮女子，她手中擎著一對雙刀，刀身白玉凝脂，燁燁生燦。

新的血味引起更多獸兵的野性，他們怒吼著向紅髮女子撲上。卻只見刀光清冷似月，銀涼如水，嚴寒勝於霏霏而落的霜雪。那紅髮女子身形輕盈，靈活穿梭在各波攻擊間，刀光所經之處，武器落下聲四起，腦袋隨血花旋飛，空氣中瀰漫一股更勝前時的血腥味，其惡臭撲鼻而來，令人作嘔。

眾獸兵大駭。紛紛持武器固守下盤，將少女團團圍於中間，逐步縮小包圍圈。少女在他們之間穿梭自如，矯若遊龍，不時在某位疏忽的獸兵上劃下一刀。但隨著獸兵包圍圈的縮小，玉璫刀防禦的時候愈來愈多，攻擊反而愈來愈少。

原本女子的力量本就較弱，縱有神兵利器，要達到一刀斃命的程度仍須要大範圍的空間，讓她能藉由張手、抬手加強劈殺動作的力量。如今能讓她伸展手臂的圈子越來越小，雖勉強靠著身子的靈活立於不敗之地，時間一久也不免落下風。

此時，一名獸兵覷她右臂有空隙，撲將上去，越過刀鋒的勢頭，攀起她的右手就要咬斷；那少女卻不急著抽手，身子忽然一傾，左手的刀就隨著她身子的重量沒入獸兵腹內。在那獸兵倒下的時候，她的身體也跟著重心不穩向前倒，情勢極為危險，卻也是那麼一低，避開了集中在她頭上的一波波攻擊。

雖然剛剛千鈞一髮地逃開，少女的卻沒有任何表情，臉上濕熱一片的盡是血，她已無淚可流。

方才被誘與『巫』相會，一時大意被他們在水中摻下蒙汗藥迷昏。謹頭人待她倒地後，隨即拿出暗藏的武器刺殺她。但無論怎麼攻擊她的要害，她都只是流血卻不死去。他們一時過度驚慌，只好先將動彈不得的她帶回國內，藏進糧倉，待她血液流盡。

然後她被無意間闖入的『巫』發現。

那時她被劇痛襲擊，眼前模糊一片，只感覺她被人抱起，極其熟悉的聲音在耳邊細語：「因為我的療癒靈力尚在妳體內，你才得以不死，只是多受苦楚。再忍耐一會就好了。」

那人說完，她感到有股暖意擴散全身，聽見了插在身上的利器墜地及肌膚癒合之聲，之後她被『巫』抱出室外。

門外陽光盛烈，拭亮她初睜的眼睛。她聽到『巫』沉聲說：「其餘人在哪裡？」

然後是丹朱令人膽寒的陰冷笑聲：「怎麼可能告訴你。」

待最後幾枝弩箭也從她胸口掉落後，忽然她身子飛騰而起，感覺到力量的恢復，持雙刀在手，毫不猶豫地向前攻去。其它謹頭人欲上前阻擋，哪抵得住她洶湧如漲潮的怒氣。

丹朱眯起眼，眼前正在進行的殺戮卻依舊洶湧地浪擊進他眼裡。他看到羽翼

折毀撲滿地面，他看到羽毛四散充盈天空，看到他的人民被刀的寒光掃過，從口中噴出大量的鮮血，卻仍誓死圍住山鬼，護衛著自己。

於是他張起雪白的羽翼，目光凜然。無視眾人驚恐的表情，發下最後一道命令：「退下，讓她過來。」

深吸了一口氣他又開口了，這次是對山鬼說的。「我是不會告訴你地點的，但我也會任由我的子民赴死。所以——要殺就殺我一人吧。」

山鬼的怒意馬上朝他轉來，身形幾個跳躍，那耀眼的光芒就朝他身上劈來，他順從地閉上眼睛。

此時他眼前浮現起最後一次和其他鳥國國長會面的情形。

比翼國已降伏於蚩尤大人，羽民國甚至給北方送上貢品。他們不可能再幫助謹頭國抗敵，他們甚至代表蚩尤大人來向謹頭國勸降，要我在滅國和受封之間二選一。

但是，他們如是說，由於我持續反抗蚩尤大人太長時間了，蚩尤的手下要求我交上一份大禮表示誠意，才肯收編謹頭……

血刺鼻的味道在他鼻翼輕柔地蔓延開來。當他再次睜開眼睛，看到那個被他派去陰山的高大隊長，那個擅長辭令的聰明謹頭人的身軀在他面前緩緩下沉，淹沒在他自身鮮血積聚成的湖泊中。

「善柔，爲什麼？」丹朱崩潰地大喊。他不是早已向他許諾過，若自己身死，國長的位置將傳承與他嗎？

善柔的鳥嘴開開闔闔，痛苦地喘著氣：「山鬼大人，你的同伴在去國往西約一百里的河渚處。過去吧……請……放過我們……」

「還有……原諒國長。鄰近的國家都選擇聽從蚩尤，我們勢單力孤無從抵抗。蚩尤的手下要求我們交出活人貢品，當作……效忠的證據。國長不希望……犧牲任何一個國人。」

「那就該犧牲我們嗎？」絳虹尖銳地大叫，像是有數萬根針刺進她的腦袋，一陣一陣綿密的疼。

丹朱冰稜般的聲音又加深她的疼痛：「你殺了我吧，反正你已經殺了善柔不是嗎？你這個妖！怪！」

她再也無法思考了，謹頭人隊長已斃命在她面前，她又甩動雙刀，朝他後方毫無防備之力的丹朱砍去——

忽然一股力量纏住她的雙刀，她下意識地運勁抵抗，卻只覺得手中軟綿綿地無著力之處，「匡琅」一聲，玉璫刀竟已落地。

『巫』站在她的身後，長髮臨風舞動，青色絲條已解於他手中。他說：

「夠了吧，地點已經知道了，你不想救人了嗎？」

絳虹整個人清醒過來，看著掉落在地的雙刀，忙走去撿。她走路的姿態奇特而笨拙，像是重傷的人忍著疼痛在行走，但在『巫』的靈力治療下，她的身上分明無傷。

丹朱驚魂未定，正想開口問『巫』爲何要救他，卻只看到後者臉上表情冷漠，只是專注地盯著彎腰拾刀的絳虹，根本不屑注意他一眼。

然後他開口了，聲音如風飄在空中，卻擊著眾人的心一陣一陣的痛：

「同樣是面對無可抵擋的敵人，有人選擇犧牲自己守護他人，有人選擇犧牲他人成全自己。」

謹頭國人最後看見的影像是：一青一紅兩個影子，並肩越過國門，向西方絕塵而去。

只是這一切都太遲了。

絳虹悄立在水之湄，臉色昏闇，神情茫然。

在她殺了近百名獸兵以後，其餘獸兵看到散落在地上的同伴屍塊，皆聞風喪膽，無一敢近身。忽然地面隆隆之聲大作，如雷鳴嗡嗡作響。那名身材巨大如山的獸兵領袖策馬奔來，大嘴兀自含著一顆孩子的頭顱。他開口說話時，黃色的腦漿就從他的唇角溢下：

「何人敢傷蚩尤大人的手下？」

絳虹疲憊的面容因聽到蚩尤的名字又抬了起來。她冷眼打量面前魁梧的巨人，想起慘死的族人，玉璫刀已激射出寒冷的敵意。

這一點，對方也感覺到了。他縱聲大笑，手上巨斧舞得鑼鑼作響：「小女娃，有膽的話就上吧。」

不待他說完話，絳虹已欺上身，手持雙刀要與那巨斧一拼高下。

巨斧雖是威力強大的武器，攻擊的方式卻很單調，非砍即劈，威猛有餘，機靈不足。那具人空有巨大脅力，能將巨斧舞動的虎虎生風，卻完全奈何不了身形靈動，左逃右竄的絳虹，反而還被她的刀劃傷了一道。

但是，他也看的出來，眼前的小女娃已經筋疲力竭，全靠一股意志在支撐。倘若轉攻為守，不出一時三刻，會先倒下的是她，不是他。只是，自己畢竟身為蚩尤大人的手下猛將，僅存的獸兵又都注視著自己這場爭鬥。無論如何，他不能贏的太窩囊。

忽然，他虛晃一招，身體離開玉璫刀的攻擊範圍。接著，從鼻孔呼出一股黑氣。絳虹猝不及防，已被團團籠住。身邊忽然飛沙走石一片，她只覺得氣流忽如漩渦般在她身邊集結推壓，一股巨大的力量拖住她的手腳往下吸，黑暗中似乎有隻手掐壓她的喉嚨，越扼越緊。

就在她覺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，破空之聲隱隱傳來，凝聚的氣流瞬間散為流風。原來吸住她的力量忽然鬆開，她的身體頓時支撐不住，整個人虛脫地跪在沙洲上。

她轉過頭，望見『巫』就站在她的身邊，表情冷傲而嚴峻，如靜止於山中數千數萬載的奇岩。然後他一揮手，絳虹的身子就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托起，遠遠地落在後方。

她聽到他的聲音：「退下吧，這傢伙會妖術，不是你能對付的。」

那巨人一聽，頓時大笑起來：「那你就不能對付嗎？人類是沒有靈力的！」

『巫』只是漠然地看著他，低聲說：「果然，你雖然也有人類的身軀，卻是神獸的血統。」

那個巨人驚訝了一陣，立刻笑得更加陰森了：「你是難得一見的聰明人才。真是可惜了，我叫做刑天，記得殺死你的人的名字吧。」

「刑天？斬首之意。這麼說，你是想被斷頭而死囉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」『巫』嘲弄地挑挑眉，手上的青色絲條已從手上飛起，像是有自己的意志一般，迎上巨斧就與它鬥起來。

「雕蟲小技。」刑天冷哼一聲，巨斧左砍右劈，意在砍斷那截絲條，絲條卻矯捷如靈蛇，萬般游動，左閃右避，輕易避開巨斧的攻擊。刑天臉色微變，大斧狂舞，盡往主人身上砍殺。只是那絲條倏乎即來，揮之不去，輕易就與斧身糾纏一道，既借其砍劈的力量，又輕易困住刑天的動作。

如今的刑天，就像追著自己尾巴饒圈的大牛一樣，左撲右擊卻總摸不著頭緒，狼狽不堪。

他冷哼一聲，又是一陣深呼吸，從鼻孔噴出方才困住絳虹的「獄冥風」。四周頓時飛砂走石，空氣又凝聚成窒人的漩渦，在召喚者的意志下朝『巫』席捲而去。

『巫』的身形不動，惟有衣裾被疾風鼓動而沙沙作響。只是須臾間，那聲響就弱了下去，衣衫飄動得也不再這麼劇烈，在他身旁彷彿有道無形的清風，在與「獄冥風」抗衡，而漸趨劣勢的是刑天，只見他一張大臉愈發赤紅如血，大嘴也不住地喘氣流出口涎。

轉瞬之間，刑天根本看不出對方是如何動作，只看到『巫』水青袍袖一揮，形天的「獄冥風」須臾間消失，他龐大的身軀如山峰傾倒而下，嘴裡嘔出大滴大滴的血液，那條青色的絲條趁他力有未逮時鑽入他的前胸，又從他的背後穿刺而出，青白的前端宛若吐著兇猛的蛇信。

「什麼力量？能破我的風？」當刑天吃力地抬起頭，仰望著居高臨下俯視著他的『巫』時，他的血盆大口吃力地拼出這個問句。

「『太初』，能將所有的有形化爲無形。」『巫』回答他的聲音很輕，絲條也於同時盤纏上刑天的頸項，逐漸收緊。

「你要砍就砍吧。」刑天雖敗，笑得卻更是放肆了：「記得啊。我的名字真正的意思是，」

「就算我斷了頭，我還是會活起來侍奉蚩尤大人的。」

斜陽絕大部分已隱於山後，晚霞潑灑滿天，滿目的艷色似血。

然後是一片血肉斷裂的聲音，刑天的巨頭被硬生生從身軀上扯了下來，落進湍急的川水中。他的身體遽然倒了下來，發出震天撼地的聲響，如同他最後的話語仍迴響在空中。

「記得啊。」

夕陽已收起流連在海上的幾縷光絲，拖著腳步隱入雲翳深處。傳說太陽是隻三隻腳的烏鴉，所以永遠顛躑踉蹌，只能跌跌撞撞地輸給黑暗半天。但或許太陽僅不過是個尚在學步的孩子，打開整片天地冥闇的責任對他來說，太過沉重。

也許他寧可永遠不要醒來，永遠不要擔負這份沉重。就像地面上跪著的紅髮女子一樣，什麼都不願想，因爲一想就是絕望。

水青色衣衫的男子站在她身後，注視著她滲血龜裂的手指，爲了挖掘自己族人的墓塚，她的一雙手已經傷痕累累。但她似乎不覺疼痛，拒絕任何人給她的幫助，也抗拒江邊芳草於風中努力傳遞給她的溫暖細語。

過了很長時間的一段沉默之後，女子終於開口：「我要找蚩尤報仇。」肯定的句子，沒有絕對的疑惑。

男子對她的話沒有太大驚訝。只是指著一個方向要她觀望——那本是形天絕命的地方，如今他巨大的屍身已不知流落何方。

男子又說話了，語氣淡而恬靜，彷彿在說一件無關緊要的事：「他方才真如他所說的復活了。但剛復活的他力量尚弱，也無五官，所以我使計令他墮入河川，以免打擾了你。」

接著，聲音轉爲嚴肅：「形天不會是蚩尤第一個有法力的手下，蚩尤身邊千萬之眾，任一名都有可能將你粉身碎骨，即使如此，你還是要朝這條路走下去

嗎？」

「我並不害怕。我只知道我要這樣做，不論誰阻擋我都一樣。是妖我就殺妖，是神我就殺神。」少女的語氣雖深沉，說到後面還是激動起來，她眼神被復仇的意志拭得更加清亮。

聽到「殺神」兩個字的時候，男人放縱地笑了，笑聲中彷彿有無數的落芳萎葉蕭蕭灑落。然後他止住笑，說：「我與你為伴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說我伴你走，我對這場爭鬥的結果非常有興趣。」

女子眼裡充滿了倔強與不服。但理智上漸漸明白，這趟復仇之旅，只有她一人是不可行的。

於是她低下頭，沉聲說：「既然你要與我為伴，告訴我你的名字。」

「靈修。」

彷彿，有什麼東西被憶起，卻又虛空地無以描摹印記。恰似遠方繚繞的空嵐隱霧，道是有形卻是無形。少女緊緊地按住胸口，胸腔內是一波一波劇烈的靜默。

兩人遠去之後，山野水湄旁隱隱可見幾縷煙痕的起伏，黑暗中可睹，一絲一絲，如雲開月現，其中彷彿有個淡黃色衣衫的女子歌聲悠揚，辭意婉柔而憂傷：

「余處幽篁兮中不見天日，路險難兮獨後來……留靈修兮憺忘歸，歲既晏兮孰華予……」

(全文完)

## 《附錄》

### 1 《楚辭·九歌·山鬼》全文

「若有人兮山之阿，披薜荔兮戴女羅，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  
乘赤豹兮從文狸，辛夷車兮結桂旗，披石蘭兮戴杜衡，折芬馨兮遺所思：  
余處幽篁兮中不見天日，路險難兮獨後來。表獨立於山之上，雲容容兮在下，  
杳冥冥兮羌晝晦，東方飄西神靈雨。留靈修兮憺忘歸，歲既晏兮孰華予？  
採三秀兮於山間，石磊磊兮葛蔓蔓，怨公子兮悵忘歸，君思我兮不得閒。  
山中人兮芳杜若，飲石泉兮蔭松柏。君思我兮然做疑，靄墳墳兮雨冥冥，  
猿啾啾兮又夜鳴，風颯颯兮木蕭蕭，思公子兮徒離憂。」

### 2 〈讙頭國〉原始資料

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》「讙頭國在其南，其爲人人面而有翼，鳥喙，方捕魚。一曰在畢方東，或曰讙朱國，」

《山海經·大荒南經》「有人焉。鳥喙，有翼，方捕魚于海。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讙頭。緜妻士敬，士敬子曰炎融，炎融生讙頭。讙頭人人面有喙，有翼，食海中魚，杖翼而行。維宜芑芑，穆楊是食。有讙頭之國。」

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「西北海外，黑水之北，有人有翼，名曰苗民。顓頊生驩頭，驩頭生苗民，苗民鰲姓，食肉，有山名曰章山。」

### 3 〈丹朱／鵯鵯〉原始史料

《袁珂·山海經校注》鄒漢勛《讀書偶識》「讙頭，驩朱，丹朱……五者一也，古字通用。」吳任臣云：「陶潛《讀山海經詩》：『鵯鵯見城邑，其國有放土。』或云鵯鵯當爲鵯鵯。」蓋堯子丹朱不肖，堯以天下讓諸舜。丹朱與南蠻旋舉叛旗，堯乃戰之於丹水之浦。丹朱兵敗懷殘，乃自以爲有罪，「自投南海而死」，堯「憐之，使其子居南海而祀之」，其後子孫繁衍，遂爲此「讙頭國」或曰「讙朱國」，當是丹朱國無過。

### 4 〈刑天〉原始史料

《山海經·海外西經》「刑天與帝至此爭神，帝斷其首，葬之常羊之山。乃以乳爲目，以臍爲口，操干戚以舞。」

《陶潛·讀山海經詩》「刑天舞干戚，猛志故常在。」

《袁珂·山海經校注》刑天也有做刑天、邢天。刑天即斷首之意，意此刑天者，初本無名天神，斷首之後，始名之「刑天」。